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六册

Z121.5
CH1
66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74

潛夫論

〔漢〕王符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潛夫論卷一至三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乾隆御覽之寶

潛夫論目録

卷一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遏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卷二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歎第十

卷三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卷四

班禄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卷五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卷六
卜列第二十五　正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卷七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卷八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志第三十四
卷九
志氏姓第三十五
卷十

敘録第三十六

臣等謹案潛夫論十卷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途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序録為三十六篇蓋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

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正列相列夢列四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曄所云舉其著書大旨爾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說多切漢末獘政惟桓帝時皇甫規段熲張奐諸人屢與羌

戰而其救邊議二篇乃以避寇為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嘗徙安定北地郡順帝永建四年始還舊治至永和六年又内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鄉言之耶然其謂失凉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内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内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則灼然名論足為輕棄邊地之炯鑒也范曄録其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入本傳而字句與今本多不同晁公武讀書志謂曄有所損益理或然歟曄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别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為不愧惟賢難篇中稱鄧通吮癰為忠於文帝又稱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結怨則紕繆最甚是其發憤著書立言矯激之過亦不必曲為之諱矣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潛夫論卷一

漢　王符　撰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

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于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

十馬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使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

君子者性非絶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己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

之工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飭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

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畧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瑑之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

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衒世俗之心者

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没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内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之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之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沖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涖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乎故嘆曰何不

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人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宗賄以為罪相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禄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顔原公拆困鐘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禄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内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說胥靡而井臼

處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

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三是為世士而二處為愚鄙也論出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羇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駮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郄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己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

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鄉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

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宵衣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閤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諂諛己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祿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

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狶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豕之艾豭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

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一

潛夫論卷二

漢 王符 撰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聽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干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絶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禄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飾偽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

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因簡公淖齒弑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己賢於簡湣聰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絶於民也後求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捄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讎恃舊寵沮之於内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

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懊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

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寃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强為上凡在位所以

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未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誘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此羣臣所以樂怠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飯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疾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

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鑿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痞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

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賞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人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鬬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皐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楀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毋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

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

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闤門禮贄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為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閾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

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遷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

必察彼己之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

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因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為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

聖也德音發聞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謀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叅鄉黨以

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奏瞽叟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僇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二

潛夫論卷三

漢 王符 撰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怨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輙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如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

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今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己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己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癎富貴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髆掣胷掊死深穽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祇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禨福祚以備員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盤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

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為卑而櫓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以兆民為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敖博奕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

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鋭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今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積憒皆易恐懼至使犇走便時去

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悖小民尅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紩詐為筒囊裙

襦衣被費繪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金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氷紈錦繡犀象珠玉

琥珀璹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麀履舄文組綵牒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輧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麞麀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楸梓槐柏杞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漬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德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家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崇侈上僭罷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魯哲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樅陽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

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斃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

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著成鄂譽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耿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

德輶如毛為仁由己莫予荓蜂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絶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絶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朋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顔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人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

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饑此非其實之効夫説飯粱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悦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駮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偽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横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

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為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畀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潛夫論卷四至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乾隆御覽之寶

潛夫論卷四

漢　王符　撰

班祿第十五

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馬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眷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己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存等威階

級衰殺各足祿其爵位公私違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内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

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强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斂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緜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斂以厚己强臣下以弱技文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

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既無猒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為本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牆驥瘠而責遠道其不

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

之為吏也不避强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横枉侵寃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寃而彼寃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寃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寃結悲恨之人也夫養

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

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為行以賊殘酷虐為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出獄踧踖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興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為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勸姦耳惑之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或

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妲中庸之人可弘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好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瘞之子

皆輕犯況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徼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

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搔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徼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于無赦者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興仆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歛怨以為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

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

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先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絶傳記所載稷禹伯夷臯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

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

聞且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召虎之德上有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懐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

為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横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横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内思制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揀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為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以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

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寛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寛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别無狀者圖鈇鑕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黄霸龔遂召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謂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謂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冤民就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懐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寛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召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宫撓民令長自衒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隣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而

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如寃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頌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容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

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

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四

潛夫論卷五

漢 王符 撰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壍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

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脈脈規規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

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為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佷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

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欲動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責過六月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與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侯召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絶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勑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鬬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絶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

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貞潔所生者之言也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醜恡輕薄父

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絶其原初雖慙恡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

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絶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者心而絶其後姦亂絶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絶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

連日乃綬與彊掠人為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為衆彊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脩本志嬰絹吞藥晚矣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内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

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

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牂所以斃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蚤辨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淑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起死亡而不

辭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

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羣藉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遂雲烝起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

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為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

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己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祇哉此亦陪克闔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講亦悔不講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傾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圓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斥境

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阯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日欲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己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閒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涸涸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況百

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襄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逖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

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脩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

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哀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己不能救況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己之身而有相侵況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況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愛化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姑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

以晏子輕囷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鐵何異今但知愛見
薄之錢穀而不知末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
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或不知呌號或慘慘劬勞
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
上之民以餧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
忠才智未足使議且凡四海之内者聖人之所以遺子
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
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閑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

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
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即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今之計
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
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
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
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
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
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捄邊乃
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
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與其邦家前羌始判草創新起器
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
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
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
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

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
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
亡也又放散錢穀彈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
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肉隨以死亡者皆吏所
餓殺也其為酷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
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絶無種
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
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

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

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兖豫荆揚蜀漢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躄痱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闚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

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蛮蛮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

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五

潛夫論卷六

漢 王符 撰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是以禹之得皐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脩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蓍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

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守者蓋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絶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内之水乎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黄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宫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虚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鄉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鬬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宫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

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怨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妄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

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嬰人畏蠟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知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脩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虢祭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裨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隨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人無釁焉妖

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

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畧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

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閼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

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

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叅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六

潛夫論卷七

漢 王符 撰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

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

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

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邪剝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憒冒名也故亦不尊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

焉小人之異夢非祭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得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

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嬌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告祀于羣神然後占于明堂竝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號公夢見蓐收賜之土田自以為有吉因史嚚令國賀夢聞變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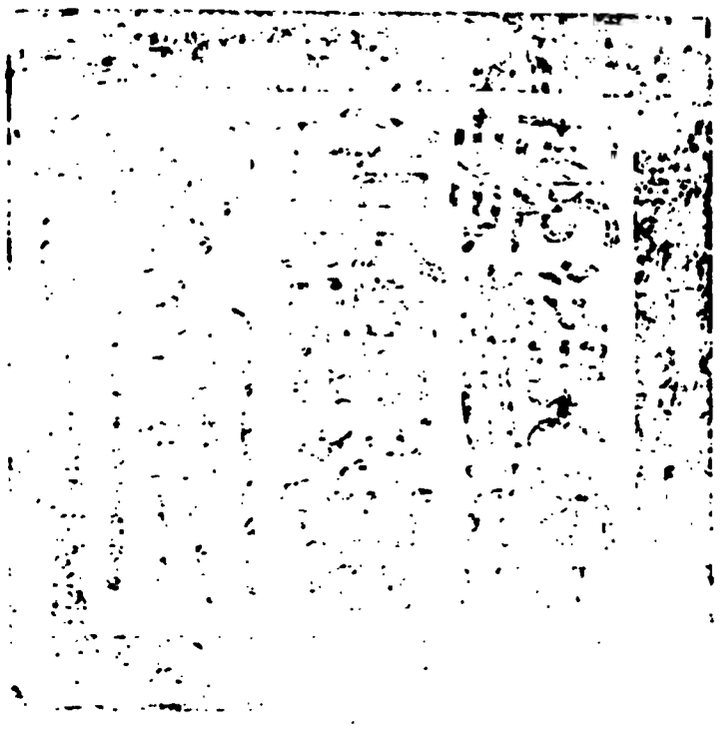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伐為賊伐為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竝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潛夫曰書稱二子挾武庚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

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為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苟苟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

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歲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潛夫論卷八至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乾隆御覽之寶

潛夫論卷八

漢　王符　撰

交際第三十

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

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羇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救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

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鱄諸荊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龐勛敦貂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乎推極其意分背

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鶉鷃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跱不離蒿茆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翺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飖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蹙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嗛嗛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怨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怨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

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怨者君子之人論彼怨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遏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己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闇闇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閥閱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

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

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若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

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緼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

呈其兆人序其勲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爭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衃民之貽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脈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

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絶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慝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尫病夭昏扎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

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絶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僨雷為冰温泉成湯麟龍鸞鳳蟄蟄蝝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為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思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己無禮而責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

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惇均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剽聲以羣諛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覩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

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絶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放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稱知德者尠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兢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拍按當世而覆被更為否愚惡狀之臣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己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況於民氓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為表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

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恥之志骨著脈通與體俱生而無麄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撿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圃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為麴蘖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蘖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蘖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

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懐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脩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唯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

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懐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陬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凰復畜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嫚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曄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録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三

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為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曄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逆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

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顧為堯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太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為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

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周召虢吳隨邠方卬自藩養滑鎬宮密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欒甘鱗虞王民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是以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含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媼劉季興大電繞樞照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嬀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皞代黃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其耳參漏為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勲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啟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頒洛汭是謂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羿恃己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栢明氏讒子弟也栢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于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為之胞正虞思妻以二

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繒又封少皞之胄於祁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浧卒寒費戈冥繒皆禹後也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赤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皞氏其德水行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承少皞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歷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娀簡吞燕卵生子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

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上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功蕭空同北殷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八

潛夫論卷九

漢 王符 撰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徽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徽品闕於至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子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故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達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葺損焉伏羲姓風其後

封任宿須朐顓臾四國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且為東蒙主魯僖主母成風蓋須朐之女也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隰氏士氏强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于邾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呂采祝終泉畢過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為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姞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神與之

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之及文公見姞賜蘭而御之姞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

正淳燿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誇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分為八姓己禿彭董妘曹斟芈己姓之嗣騩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姜姓會人則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鄅會路偪陽鄅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惑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畀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酆舒為

政而虐之晉伯宗怨遂伐滅路荀罃武子伐滅偪陽胄姓封於邾隣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芈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為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强氏艮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鈞氏蔿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齊氏來氏來纖氏即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減氏吉白氏伍氏沈瀸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眩氏皆芈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蚡冒主蔿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蔿賈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毋畏者又氏文氏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封溫其後洛邑有蘇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

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元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汧秦髙是也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皆臯陶之後也鍾離運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寘飛廉密如東灌梁時白巴公巴公巴剡復蒲皆嬴姓也帝堯之後為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為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李以正於朝朝無間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蔿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傳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侯為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為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郇氏櫟氏嬴氏冀氏穀氏

薔氏擾氏摶氏傅氏楚氏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趙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帝舜姓虞又為姚君嬀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為

胡公陳哀氏舀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嬀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為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臣賈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也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氏冀氏牛氏月城氏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圉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偪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雒水鬬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歲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蟜氏后

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孫氏叔伸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子陽氏東門氏公折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千萬為韓報讎擊始皇於博

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禍餘氏公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為氏周公之甍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為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為魏文侯文侯孫瑩為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業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為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彊氏强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危氏羌憑氏邃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郤氏又斑為呂郤芮又從邑氏為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郤錡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郤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各以為氏郤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以郤宛直而和故為子常所妬受誅其子嚭奔吳為太宰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為諂諛而亡

吳凡郄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温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孫黶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晉大夫十世而為韓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為韓王孫以信為韓王後徙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頹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頹當為弓高侯赤為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為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曾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駟氏豊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李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馬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倮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季札居

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弒楚堂谿因以為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晉大夫孫伯壓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實唯晉張侯張老實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冐山後魏有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

約矜遂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遣王莽亂享國不絶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舒其止龍酈深叅會六院築高國

慶姓樊尹駱　嫚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藏姓滑齊　掎姓棲疏　卸姓著番湯

萬姓饒闕殺　隗姓赤狄　嫡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酈上為使者弟商為將軍今高陽諸酈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内後有樊伯子曼姓封於鄧後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勑諸家莫得權東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饋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叅競加譖潤破壞鄧反人今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黄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錡氏饑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酇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召氏畢氏

榮氏單氏尹氏錙氏富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之不絶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頃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苦城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

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啟者啟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啟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治長前人書彫從易泊作周書治漢誤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治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畧觀世記采經書依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也

潛夫論卷九

潛夫論卷十

漢　王符　撰

叙録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闇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叙讚學第一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禮雖媒紹必載於贄時俗趨末懼毀行術故叙務本第二人皆智德苦為利昏行汙求榮戴盆望天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遏利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叙論榮第四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己以為深怨或因類亹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

叙賢難第五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叙明暗第六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人君選士咸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掊克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為醫故叙思賢第八原本天人叅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位將誰督察故叙本政第九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故叙潛歎第十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真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叙忠貴第十一先王理財禁民為非洪範憂民詩刺未資浮偽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歡而無悛容足以愎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

黨不覈真偽苟崇虛舉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叙實貢第十四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先王吏俸乃可致不故叙班祿第十五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嚴禁臣乃敬職將脩太平必媚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民為國基穀為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吏所治鬬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五帝三王復劣有情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舜憂民皋陶術叛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何弗蕃故叙

救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督取一制苟扶私議以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三邊既遠閒太守擅權臺閣不察信其姦言令懷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故叙實邊第二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著龜卜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足信哉故叙卜列第二十五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

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實奉成弗脩其行福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古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眚云予豈好辯將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為本仁義為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叙德化第三十三上觀太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傳間故叙五德志第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辨物古有斯姓博見同缺十三字故叙志氏姓第三十五

潛夫論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博物志

舊本題〔晉〕張　華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博物志卷一至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臣董誥詳校

博物志

提要

臣等謹案博物志十卷舊本題晉張華撰考王嘉拾遺記稱華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然記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云云是其書作于武帝時今第四卷物性類中稱武帝泰始中武庫火則武帝以後語矣疑原書散佚好事者掇拾小說以補之仍托名于華也所記多互見他書無大奇秘至于誣衊孔子尤為悖誕觀其中滕公石槨一條全取西京雜記則梁以後人所為而藝文類聚已引其文則猶唐以前書為偽本之近古者矣書中間

有附註或稱盧氏曰或稱周日用曰按文獻通考有周盧註博物志十卷又盧氏註六卷此所載寥寥數條似非二家之舊本或後人偶為摘附歟周亮工書影載歐陽詢所引子貢說社樹一條謂今本不載疑非完書今檢此文實在第八卷中亮工蓋偶失考也乾隆四十一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博物志卷一

晉 張華 撰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畧說出所不見麁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竝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畧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地理畧自魏氏目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姑城也中國之城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至蓬萊西至隴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堯舜土萬里三

代時七千里亦無常隨德優劣也

堯別九州舜為十二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吳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隴礙隔以劒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區西阻崤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黄河背障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淵也

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狐井陘之險至于頼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埜廣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過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濵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山高海深險絶之國也

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

讚曰

地理廣大　四海八方　遐遠別域　畧以難詳

侯王設險　守國保疆　遠遮川塞　近備城隍

司察姦非　禁禦不良　勿恃危阨　恣其淫荒

無德則敗　有德則昌　安屋猶懼　乃可不亡

進用忠良　社稷永康　教民以孝　舜化以彰

地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注焉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舉

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覩也

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艸木為之毛土為之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

山

五嶽華岱恒泰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精流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水

漢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邇秖一池號北海蘇武牧羊當在于是耳北地見有蘇武湖非北溟之海可知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窮斷金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絶也

史記封禪書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為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栢

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水有五色有濁有清汝南有黄水華山有黑水泞水淵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駭於河以處也

山水總論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賞封内名山者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已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誡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

援神契曰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五方人民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也食陸畜者狸兎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氣犯叢林氣壁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

之高則產好人

居無近絶溪羣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

山居之民多瘿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山郡東多此疾瘇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者尤無此病也

物產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艸上芝為車馬中芝為人形下芝為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黄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和氣相感則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人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内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

神宫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靈芝神草有英泉飲之服三百歲乃覺不死去琅琊四萬五千里

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大蛇為人害不得居也

博物志卷一

博物志卷二

晉 張華 撰

外國

夷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渚沃之埜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君子國人衣冠帶劒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

千里多薰華之艸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

為君子國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

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

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

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

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猿猴黑色

結胸國有滅蒙鳥奇肱民善為拭扛以殺百禽能為飛

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

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

門關四萬里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嶷四萬

三千里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埜防風氏後到殺

之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

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

見禹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

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艸是

為穿胸民

交趾民在穿胸東

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為雲氏訓百禽夏后之世

始食卵孟舒去之鳳凰隨焉

異人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二丈五尺

禹致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

時含神霧

日東北極人長九丈

東方有蟾蜍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民雕題黑齒穿胸儋耳大足岐首

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無啟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為人細民國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國同類也

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北埜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艸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為蒙雙民

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嘔絲之埜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為虎俗又云虎化為人好著紫葛人足無踵

日南有埜女羣行見丈夫狀皛目裸袒無衣褲

異俗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周曰用曰既其母為鬼妻則其為鬼子亦合棄之矣是以合蠻夷于禽獸犬豕一等矣禽獸犬豕之徒猶能乃然也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也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即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中國未足為非也此事見墨子周日用曰此事庶幾佛國之法宜如是乎中國之徒亦如是也

荆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姙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

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為身飾

毋丘儉遣王頒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為鏑塗毒藥于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腹脹沸爛須臾肌肉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恙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便鑿取以為箭鏑

景初中蒼梧吏到京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數郡桂林晉興寧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絶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唯餘骨在更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殯殮不時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亾者此蟲惡梓木

氣即以板鄣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無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異產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

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于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為水注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脂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魏文帝黄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四年獻三斤

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入于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燃也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黄出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黄數十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黄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餘暢所親見之也言時氣不和皆往保此山

博物志卷二

博物志卷三

晉 張華 撰

異獸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為反觀見虎如此謂欲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

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嘗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帝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無

鳴吠

九真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出時共鬬即海沸黃或出鬬岍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號曰神牛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于九真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莊州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大宛國有汗血馬天馬種漢魏西域時有獻者

文馬赤鬣身白似若黃金名古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為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

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猳玃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小山有獸其形如鼓一足如蠡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

猩猩若黄狗人面能言

異鳥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鹖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樹去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蠏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

異蟲

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之焉其飛因晚便去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此人也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鸚蝼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搗塗經日即愈周日用曰萬物皆有所相感愚聞以霹靂木擊鳥影其鳥應時落地雖未嘗試以是類之必有之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擿螫嚙艸木以泄其氣艸木即死人樵採設為艸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甚于蝮螫謂之蛇迹也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異魚

南海有鰐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東海中有牛體魚其形狀如牛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去則毛伏

東海蛟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

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于中流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鱠形

廣陵陳登食膾作病華佗下之膾頭皆成蟲尾猶是膾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煮食之

異州木

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州

海上有州焉名蓿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俗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蓿音師

堯時有屈軼州生于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州

右詹山帝女化為詹州其葉鬱茂其華黄實如豆服者媚于人

止些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嶷萬八千里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食之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

博物志卷三

博物志卷四

晉 張華 撰

物性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此類咸卵生影伏白鷁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兎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未見也

大腰無雄龜鼈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

類也 闕

取桑蠶即阜螽子呪而成子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是也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為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鳥雌雄不可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鵲巢門戶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鸛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時魏景初中天下所說

鸛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沸取礬石用繞卵以時助燥氣故方術家取鸛巢中礬石

山鷄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

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遇神蛇復續

蠐螬以背行快于用足

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鵒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橋渡江北化為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橋

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物理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

麒麟鬬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而母乳出蠶弭絲而商弦絕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積艾艸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煎麻油水氣盡無烟不復沸則還冷可水手攪之得水則焰起散卒不滅此亦試之有驗

庭州瀦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則不漏

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物類

燒鉛錫成胡粉猶類也燒丹朱成水銀則不類物同類異用者

石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真者

武夫怪石似美玉 蛇牀亂靡蕪

薺苨亂人參 杜衡亂細辛

雄黃似石流黃 鰒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

敵木亂門冬 百部似門冬

房葵似狼毒 鉤肋艸與荇葦相似

拔揳與萆薢相似一名狗脊

藥物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遠志苗曰小艸根曰遠志

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芎藭

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

埜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

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地黃藍首斷心分根萊種皆生女蘿寄生兎絲兎絲寄生木上生根不着地

槿花朝生夕死

藥論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

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艸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黄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病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說鬼神矣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鉤肋 盧氏曰陰以黄精不相連根苗獨生者是也二曰鴟狀如雌雞生中山三曰陰命赤色着木懸其子山海中四曰内童狀如鵝亦生海中五曰鴆羽如雀黑頭赤喙六曰蟜蛸生海中雄曰蛸雌曰蟜也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毒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霍汁解之三曰藜盧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斑猫戎鹽解之毒菜害小兒乳汁解多食飲二升

食忌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飲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肌肥麤燥

食鷰麥令人骨節斷解

人食鷰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

人食冬葵為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藥術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塗髭鬚不白塗訖着油單裹令温煖候欲燥未燥間洗之湯則不得着晚晚則多折用煖湯洗訖澤塗之欲染當熱洗髭鬚有膩不着藥臨染時亦當拭鬚燥温之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熱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春有子也 周日用曰愚閒熱地植生菜蘭將石流黄篩于其上以宜覆之即時可待又以燮白牡丹為五色皆以沃其根以紫州汁則變為紫

紅花汁則變紅並未試
于理可為此出爾雅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着濕地生羅勒

蟹漆相合成為神仙藥服食方云

戲術

削氷令圓舉以向日以艾于後承其影則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

神農本艸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鰕黄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内

着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燒白石作白灰既訖積着地經日都冷遇雨及水澆即更燃煙焰起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

蜥蜴或名蠮螉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唯房室事則滅

故號守宫傳云東方朔奏漢武帝試之有驗

取鼈挫令如碁子大搗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地中經旬臠臠盡成鼈也

博物志卷四

博物志卷五

晉 張華 撰

方士

魏武帝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佗之徒無不畢至周日用曰曹雖好奇而心異道如何招引方術之人乎如曰左元放而兼見殺者若非變化奚至滅身故有道者不合親之矣既要試術則可乎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佗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雲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貂

蘭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

陽城郄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魏時方士甘陵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善辟穀不食悉號二百歲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遊散甘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密問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雄嘗

與師于南海作金投數萬斤于海又取鯉魚一雙鯉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與藥者已熟而食言此藥去此踰遠萬里已不可行闕不能得也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與養性法即可倣用大略云體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泄瀉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

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吾王悉招至

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儉善辟穀悉號二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為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郄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善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郄孟節主領諸人

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生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入水不凍杜恕為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事周日用曰焦孝然通河居一菴大雪庵倒人以為死而視之蒸氣于雪暑無變色時或折薪惠人而已故魏書云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者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周日用曰此惟二子乎

桓譚新論說方士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自陷出既而復生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艸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艸名曰鉤肋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肋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艸既殺人仍無益壽者也若殺人無驗則益壽不可信矣

服食

左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麄細調勻必生熟按之令有光煙氣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其魚肉菜果不得復經口渴即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十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鮫法服三升為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盛豐欲還者煮葵子及脂蘇服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盡而以實物腸塞則殺人矣此未試或可以然周日用曰一法蝟逢黏餅久餅令熟即當之以意量多少即食之如常渴即飲冷水忌熱茶耳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苦浮食土者無心不息食木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艸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傳曰雖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焉

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逾少心開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

辨方士

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周日用曰漢書云淮南自刑應不然乎得道輕舉非虛事也至今維揚境內馬迹猶存且日與戊公同處皆上品真人耳既談道德肯圖叛逆之事況恒行陰德好書藝不善弋獵淮南內書言神仙黃白之術去反事遠矣夫古今書傳多默仙道者應帝王公侯廢萬機而慕其道故隱而不書唯老聃不可掩而云三百歲後西遊流沙不知所之庾書云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昇此外歷代史籍未嘗言也

鉤弋夫人被殺于雲陽而言尸解柩空周日用曰史云夫人被大風拔樹揚沙揭石亦不云尸解柩空

文典論云議郎李覃學郄儉辟穀服茯苓飲水中寒泄痢殆至殞命軍祭酒弘農董芬學甘始鴟視狼顧呼吸吐納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道之術閹豎真無事于斯而逐聲若此

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為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學之匪一朝一夕而可得黃白者也仍須有分昇騰者應須有骨安可偶然而得效也

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恒山君以為性耐寒暑恒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為之前者已述焉

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為

之揚雄又云無仙道桓譚亦同

博物志卷五

博物志卷六

晉 張華 撰

人名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布土取帝之息壤以填洪水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

仲尼四友顔淵子貢子路子張

轑參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古之善射者甘蠅蠅之弟子曰飛衛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椽

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

子葉字長緒即正宗父正宗即輔嗣兄也初粲與族

兄凱避地荆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

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躁非女聳才

凱有風貌乃妻凱生葉即女所生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

于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為其語

曰公慚卿卿慚長

文籍攷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

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為

敬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又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謙詞

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

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周易蔡

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曰禮記疏云第一是呂不韋春秋明呂氏所制蔡邕云周公未之詳也

謚法司馬法周公所作

余友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傳為宜城王子

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筭過魯國見都

殿賦之還歸本州弱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

地理攷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為宗周秦為阿房殿

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

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為趙高所殺于宜春

宮在杜城南三里葬于旁

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姜原嗣祠在墉城長安西南三十里

盜跖冢在太陽縣西

趙鞅冢在臨水縣西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

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水背陵郭使東西

流又此山名運取大石于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

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堰土

屋其餘功力皆如此類盧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寶多故高作陵園山麓從

難發也高則難上固則難攻項羽爭衡之時發其陵未詳其至棺否

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去佳加水變雒為洛焉

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荆州圖經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

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衆木皆拱之

典禮攷

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漢承秦羣臣上書皆曰昧死言

王莽盜位慕古法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亦可復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

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玄牡二駟二衮冕之服赤舄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户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樂攷

漢末喪亂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始復設軒懸鐘磬至于今用之依夔也

服飾攷

漢末喪亂絶無玉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于王粲古者男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事皆著冠也

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巾

魏武帝造白帢于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

器名攷

寶劒名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劒皆歐冶子所作

龍泉太阿工市三劒皆楚王問者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湯理此二劒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夫妻甚喜作劒也赤刀周之寶器也

物名攷

古駿馬有飛兎腰裏

周穆王八駿　赤驥　飛黃　白蟻　華騮　騄耳

騧騕　渠黃　盜驪

唐公有驌驦

項羽有騅周日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呂布有赤兎皆後來之良駿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晉靈公有畜犬名獒

韓國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靡

犬四尺為獒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徐州人謂塵土為蓬塊吳人謂跋跌

博物志卷七

晉 張華 撰

異聞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豈同道哉

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夏桀之時為長夜宮于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

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云石室瑤臺

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

亡以為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復于山谷下作宮在

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為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

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于馮夷曰何者為殷

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于是費昌徙疾歸殷

武王伐紂至盟津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

波立霽

魯陽公與韓戰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返三舍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

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令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

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毀

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

太公邑外過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脩德使吏守蛇吏夢

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公之神晏子謂

宋桓湯與伊尹也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黑而

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軍伐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

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

獨孤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沸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

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録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

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云狗襲偃王既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乘驛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謂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為鄧林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劒擊鮫皆死既渡五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荆軻字次非渡鮫夾船次非不走斷其頭而風波靜除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荆將軍墓墓與辛甫衰家鄰昔安伯施云為荆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范陵之源求見其墓碑將軍名軻次非字也

東阿王勇士有蕃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拔劒二日一夜殺二鮫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

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

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録著宫内常置左右問漢時宫中事説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見述異説

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聳説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于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恩女年四歲病疫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向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為駙馬都尉關内侯表言故為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雞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為一員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陽郡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黄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代城始築立板榦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于澤中自立結艸為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為九門故城處為東城

博物志卷七

博物志卷八

晉 張華 撰

史補

黄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黄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葢禹始也

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閭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于殷自發之生于今十年商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蝗滿埜日之出地無遺照乎

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焉革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于民遠于佞近于義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陛下擿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禄欽順仲壹之言曰遵並大道郊域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懃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

右孝昭周成王冠辭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緑繩縈而劦之

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于鄒曼父之母乃合葬于防防墓又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遲門

人實對孔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脩墓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周日用曰四士言無者後有何理而述之在愚所見實未之有矣且徵在與梁紀埜合而生事多隱之況我丘生而父已死既隱何以知之非問要父之母安得合葬于防也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日當中向熱者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上而兩旁偏其炎涼可悉耳足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豈聖人對乎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盧氏曰以其時非應故孔子泣而感之麟口吐

三策蓋天使報聖人

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于是衆雞悉鳴遂歸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糒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旨于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神弗去過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歡忭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

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芳燔林燀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烟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襄子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于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于物物無得而傷閼者遊金石之間及蹈于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知去商未能

也雖試語之而即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為之侯不悅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試可于此乎曰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勿葬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寢石以為虎伏矢為没羽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于殿西南面

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

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博物志卷八

博物志卷九

晉 張華 撰

雜說上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黄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數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云昔者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禄神巫用國

榆烱氏之君孤而無徒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氏以亡昔者清陽強力貴美女不治國而

亡

昔有洛氏宮室無常囿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洛以亡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

曾子曰好吾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復之朝鮮亡入海為鮮國師兩妻黑色珥兩青蛇蓋勾芒也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猜疑

子胥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鐘

蓍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于本為上吉筮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飛龍而登于天而牧占四華陶陶曰吉昔夏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

昔舜筮登天為神牧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牧占蓍老蓍老曰吉桀筮伐唐而牧占熒惑曰不吉

昔鯀筮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

蓍末大于本為上吉次蒿次荆皆如是龜蓍皆月望浴之

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夔魍魎土之怪為猪羊

火之怪為宋無忌

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著地及艸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令人梳頭著脫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

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于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則反矣

春秋書鼷鼠食郊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博物志卷九

博物志卷十

晉 張華 撰

雜說下

婦人娠娠未滿三月着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祥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母年日月與受胎時日筭之遇奇則為男遇偶則為女知為女胎即可依法

婦人娠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射鳥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盧氏曰子之得清純滋液則生仁聖謂錯亂之年則生貪淫子因母氣也故古者婦人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矣娠娠者不可啖兎肉又不可見兎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

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安在有胎教也盧氏曰夫甲及寅年生者聖以年在歲德在甲寅之年生者則然矣亦由天生也亦由父母氣也古者元氣清故多聖今者俗淫陰濁故無聖人也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于道尋道爭分銖以給其夫輿馬衣資及舉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堂室猶放黜以避後人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蠟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器中開小孔以蜜蠟塗器內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將伴來經日漸益遂持器歸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

鳥銜人之髮夢飛

王爾張衡馬均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

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昔劉玄石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于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坼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饑餓欲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岍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絶迹谷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為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生意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山艸伐木至山頂觀之遥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已成封有蟒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此蟒氣所噏上于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博物志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阮坦

缺 页

曲洧舊聞

〔宋〕朱弁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曲洧舊聞卷一至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卯題曲洧舊聞四首

留金弗紀金間事曲洧依然紀舊聞二帝播遷雖自取

禍緣新法變更紛

建隆端拱政堪徵紹聖宣和百事興設使子孫守祖制

何愁萬世不繩承

汴都掌故頗傳真說部非同耳食倫何事臨安安半壁

氷天雪窖忘君親

清濁渭涇本自殊操戈同室若為乎因翻汝璈獨藏本

畧恨爾時程與蘇

曲洧舊聞

提要

臣等謹案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張朱子之從父也事迹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襍書一卷骫骳說一卷此本祇載曲洧舊聞已足十卷然其本從舊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缺筆原刻不應有悞必通考訛十卷為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于留金時然皆追叙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觀其書雖有神怪諧謔數條然所記多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于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并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今改入雜家類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曲洧舊聞卷一

宋 朱弁 撰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未盡善某常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今實録中畧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路至太原亦狥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黄繖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内左右密啟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剥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已上一日即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即此去之如太陽東升焜燿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

度果為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啟太祖以重違太后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詔至闕而詰之韓王曰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

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尅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卧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訛遂以為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遂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釂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王文正旦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歡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常恐諛佞之臣以之借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

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為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於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矣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文正旦追思其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公曰祖宗時有秘識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

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為言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讀世間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為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為叅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

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幞頭曰頭癢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閽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卧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

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于位裕陵澆奠索畫影看曰此可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

賜其家人始知之乃嘆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户繁盛在本路為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别生事因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歷下一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却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按嘉祐四年富弼韓琦作相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即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過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為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户曉也且臣適已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為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黄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顔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自謂不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為真宰相歐公為真内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録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俊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為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間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為予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温成閤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荅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劒門燒棧閣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

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叅軍不釐事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俊安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宜仁宗嘉納

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文肅鎮廣陵蘇叅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為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貺之建言津梁利人而返稅之以為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為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幙官也嵩山令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東坡評今朝書以君謨為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為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

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為世一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蟺磅礴真能為國産英俊也予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予文集中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于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章獻明

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帝藏今日觀之正可為鑒戒若取以為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一

曲洧舊聞卷二

宋 朱弁 撰

張康節守泰州名蕪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豫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荆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閤如故事帝以為間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濮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徐

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為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

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正名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搢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即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

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黄門即邵成章也岐邸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怨讟可慮造膝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為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脚書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驗然衆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曰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効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僚友不曾見其惰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郭逵為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

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為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寮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

各為一大冊用黄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堦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為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尚書正謝日猶辭不已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罷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置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尚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録獨劉器之范德儒二公在耳未幾器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岳新摧天柱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而客皆拔睫以道徐曰耆哲彫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閲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登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張才臣次元言温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曰閭巷小人

尚不忍為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謂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間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歲率為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傳文懿公諸孫也按文懿公張士遜也士遜以太傅封鄧國公致仕故稱退傳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為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悉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獻于公論者間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亦務含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

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長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為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饋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傞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為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為伺察閭閻有枉冤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譏民有愁嘆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

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去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罕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為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問寒温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彦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為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絶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為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

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即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祗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謚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為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于再至于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謚而叔弼為太常博士乃作謚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兹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温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

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為水所壞温公歸因筆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為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富韓公居洛其家園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依它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為題而賦之予時為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予家集中

晁檢討以道於崇寧初嘗為予言富公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頸俱赤人皆不諭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勲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徒見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校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為薛簡肅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却胡騎為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洧舊聞卷二

曲洧舊聞卷三

宋 朱弁 撰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温公起為相忠文獨高卧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為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為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温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醾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為全醻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唐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為巡察官方往來之際見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

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圓丘二字自覺破題便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予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趍時好專以三經義為捷徑非徒不觀史而于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時世之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為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

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盡也

查道善監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謁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絕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數人叱令灑掃庭宇相公且來矣詰朝誦經以待之即文懿公也慧語此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為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雨於白崖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咎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懋俄頃有雲起西北靉靆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為立生祠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熈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至廟齋宿是夜龍降于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

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先生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菴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菴之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菴來乃遣左右往問南菴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既至菴即默識其晏坐寢息故處考南菴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菴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詩八韻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羲叟於陋巷中羲叟時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學士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便延譽未嘗以外貌驕人也

歐公父為綿州司户叅軍公生於司户之官舍後人於官舍葢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予政和初訪蜀人張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集其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户到當時為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為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卧聽之至藩鎮傳敘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税多名目恐吏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為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為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參續絹紬鞋錢食鹽錢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秘書監啟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今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

輩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尚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為之

范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豉棊子而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公當國或以為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為予說其事嘆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為都司一日臺疏論稽違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違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簡之意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便懷私忿況身在華要宜務寬大君等無惑乎未作貴人也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慙而退

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荅曰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絶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間居洧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黄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荅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以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為樂全客元祐間為秘書少

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谿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游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為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

然如此諸君尚何疑耶若勞苦旁求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為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因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慣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資敏强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黄卷荅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温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坡琅然舉其文一徧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畧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為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顔魯公為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檄萼梅緑萼梅千葉黄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為予致檄萼緑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

緑萼名之書曰它日訪公於溱洧之間杖履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環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為都廂人頗才之

中岳頂上松榦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剥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為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頗似木犀花色白土人呼為鷺鷥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

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癢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亦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嘉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祖嵩陵旁産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為禦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按禦兒非産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

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姑粳其實一也

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溱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為潗（音滲）以取之以擣澤蓼雜煑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黄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為解霜雨穄西北人呼為

麋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為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具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鴛鴦菊蓋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酴醾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曲洧舊聞卷三

曲洧舊聞卷四

宋 朱弁 撰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予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屢試之矣同叔為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龍福寺據大龜山腹前負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紿云彼有吾茇舍食飲畧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繞其側驚

異棄弓矢羅拜大呼曰願為師弟子不復射生矣僧築菴大龜山腹自此虎不為害學徒日盛遂為大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禪師祠堂塑像是真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脩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為後人美談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兩子以暖其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菴中見其子在焉瞪視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爾乳乃[illegible]子戛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直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虎菴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菴中患於之水適有虎跑泉而菴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為殊異祕魔巖靈跡甚多嘗有飛石入廁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効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於清涼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北南方山極[illegible]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illegible]鑿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雇傭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醶醋然後施功庶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聖俞同遊時改為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真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迹罕到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絶掘山藥煑食見一藤引蔓甚遠而葉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莖可享半月戲目為玉柱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峯其下為玉柱川鬻山藥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實不知本末也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長來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籞予嘗游其圃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即謂此也

大隗山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種木身榦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為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亦產蕨採藥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苗已老修書者遺其說耳具茨人雖採蕨為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為小兒拳子遊龍福寺見於道傍自邇歲遣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為蕨稍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榦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為刺楸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因移植後圃蓋無可玩者特為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畿西山水勝處考碑碣始建於隋泉色如琉璃湧為珠出波面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于塔東命以鍬試之一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為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為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

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為紅灰藿（徒弔切）古人食之多以為羹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園蔬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榦輕而堅以為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為床者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為秘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者易名為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隋王劭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峋（或云為留臺字子堅）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于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為詳備韓玉汝為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峋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說似中州人輒顰蹙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乙宮香火其體力強健行步如四五十時人宣和間其族人云尚無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賦思歸樂言趙卿事不誣而東坡荅參寥報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國醫

手裹死漢甚多此雖寬參寥之語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蓋謂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為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為李衛公僕射廟土人得衛公竹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筆談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

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莖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產一種草莖葉柔弱引而不長葉類甘菊葉俗呼蔗今訛為遮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性溫行血尤宜產婦煮熟揉去苦汁產後多食之無害往往便以為逐血藥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鉅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經名達活源深流長廣輪數百里享其利咸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植千柳為亭於其上為一郡勝遊之地熙寧壬子歲泉忽淪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郡僚禱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踰時而浩浩湯湯倍加厥初闔境驚異之因易名為再來泉至今六七十年焦土襄陵不增不減當時通判虢州王宏徵為誌其事刻石尚存焉

呂申公公著當文靖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弊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嘆

謝濤字濟之絳之父也終於太子賓客女適梅堯臣幼為王黃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才叔喜自負其文謂濤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濤為削去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稱西漢希深制誥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録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録冊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為太常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户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尚書敏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領屬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在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

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一倍高陳叔易常為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穆修伯長在本朝為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饗予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詬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黄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視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斵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為疑孫皓問張尚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詩又云檜檝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已因下獄南方多佳木而取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為舟材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遂謂柏不可以為舟斷以已意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說可怪也邶之風言自宜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為舟鄘風亦然乃獨於邶風釋之可以槩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人不形於歌詠

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尚之勝已然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資嘗為予言湘山野録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左右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為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與韓東則正言論此東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揜也歐公識與不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别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東則之言為然

唐制常叅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叅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尚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忘其姓名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末曾皎以常潤團練推官為福建常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閤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罷為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四

曲洧舊聞卷五

宋 朱弁 撰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曾肇就祕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賦為開封府解頭大受為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為表姪禹玉内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啟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啟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畧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啟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祕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為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祕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為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道君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刱天慶觀别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為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固乞以最上律院改

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為天慶觀寺院改額為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晏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為飫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飫學已為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為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至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

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遂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于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為記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坡不

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荆公笑曰禮為我輩設哉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趂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坡不可以此懾伏也

承君建中靖國間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為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郗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不謂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東坡云

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乞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濕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鬬品少焉解

衣仰卧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剥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不差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為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漓酒中則醇釅可飲其明為燭其烟為墨其皮上

蘚為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産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堅韌冠百木畧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卧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凝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除

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為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涼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于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寫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轢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繫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別製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剡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媮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語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楶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纖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而與天下婦人鬬好質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

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彥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溫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摇宰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濶略細故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議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為天下計當如此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伋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才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為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當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寮章疏而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

熙寧大臣以搢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素理所專為新州之黨上誤

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為言欲擊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為郢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睿斷有八百件之寃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洧舊聞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曲洧舊聞卷六至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乾隆御覽之寶

曲洧舊聞卷六

宋　朱弁　撰

曾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已密遣其客傚直侯探其意直侯曰曾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施設始得子宣聞其言怒甚翼日罷為工部尚書故相之謝表云内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剗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宣又不果也

劉德初為儀真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祕監時為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為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强遂

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温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蚤就議論如老成人黄魯直諸公皆與之為忘年友所謂原武小邢是也元祐初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啟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為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揺温公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為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趙

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温公曰光之心本為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説紹聖中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虚助之蹤跡詭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醞釀已成密令覘者於高氏南北二第譏察其出入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欽聖欽聖曰事急矣乃同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欽聖曰大臣既有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閤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策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温二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冊子和叔放歸田里曾子開行頭詞其畧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

名蒙竄斥之罪欺天悞國職汝之由矧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為仇敵擠之下石孰謂虚言子厚於謫所聞之皇懼於謝表中自敘云極力以遏絶徐王覬覦之謗一意以推尊宣仁保佑之功豈惟密盡於空言固亦顯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虚美者它人戇直拙疎斂衆怨於一已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

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作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子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為子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故卹典獨厚也

蔡京進退倚中貴人為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院貴吏文資中為中大夫者宴則坐朶殿出則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勲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倖門一開建節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為三少時時陶鑄宰執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為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兼得耶

蔡京豐吏禄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駮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駮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内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令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鄜延開拓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

倍之而羌戎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絶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真智識真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黄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虚白在其流輩中獨不闕

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常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

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虚白入語其事虚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宫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虚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虚白流涕曰事已至此

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蔣頴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亙矢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眠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宫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絶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蓋不足怪而頴叔為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帘幙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過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

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為笑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奸令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存中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衆始悟其為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為薛萬回昂守洛師日楊閒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荅曰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盌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皛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紫上所設惟鹽蘆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饑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荅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

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為模又語訛謨為毛常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獄為吳冲卿在揆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擯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為已利故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冲卿親戚官屬皆鞫考鉤致其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臺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為中丞冲卿久之求退

而新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為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録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闕一在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為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末以後多偃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歷歷如在目前宣和間守鄭京西路旱蝗蝗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老于曹建炎初卒於家平生好事極多予願誌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為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為相欲稍蠲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為叅詳官討論其事聞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為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天覺得志不為已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螭憲鏜子婿也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丈人盍謀所以自安者

鏜入其言憲草劉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勲業者今璀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璀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鏜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促璀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六

曲洧舊聞卷七

宋 朱弁 撰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瑶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蕭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琬酹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坡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醽醁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瑶琮錢駙馬清醇内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瑶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礬樓也）忻樂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玉樓玉醞鐵薛樓瑶醽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

會仙樓玉醑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為鋪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為鋪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瑶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禄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醁醾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溱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

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衛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瑶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爪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槖泉河中府天禄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氷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瑶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劒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

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糜至喜泉夔州法醽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瑶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兖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酸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鞠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醒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

氷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秘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頴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録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遥詠燈山詩唐明皇開元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宫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嘗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

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朝録大同小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緑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朝録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盜之穴冢也烟霧不可近及有黄氣氤氲而出乃下石秉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鋤鍬擊之應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攜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冢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媪善聯串骸骨耆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拜於元獻墓下以耆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豈惜大

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損事或不濟蓋疎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置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錫以敢言為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奬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顧身為國家真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為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宣公累上疏切諫以謂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則有曰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黄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免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權要因命置馬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污不法王明為郢陵縣令獨以廉律身百姓沿故例行賕賂明皆不受曰但為我買薪芻積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問莫曉明因築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滿歲命為正字

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唐文皇之魏徵也

真定康敦復嘗謂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墻

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橘滿汀洲靜尋綠逕煎茶寺偏上紅墻賣酒樓西洛分臺索拘檢繡衣不得等閒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為可恨也又謂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秉筆之士所用故實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譬侏儒觀

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為我於曲洧舊聞併録之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為吏廉積學積文孜孜不輟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間晁以道為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為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為學之道當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居絶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為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為正字自是與晁氏兄弟絶矣既長風憲位丞轄諱從晁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已始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為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

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為陜西提刑時晁無咎作闕平仲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絶後乎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掛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子言長主于屬雖尊于服已疎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子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于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劉子者其大畧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于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為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

蔡京持禄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遊從不肯去都城未逾年果再入至庚寅

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東下於姑蘇因朱冲內連貴璫人人與為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還第聲豔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為已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并令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貫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酒方行自陳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為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曲洧舊聞卷七

曲洧舊聞卷八

宋 朱弁 撰

劉逵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頴叔為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鰍一條與龜獻于逵以致今秋歸之意頴叔老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熟寢偷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偷兒曰汝迫于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與之偷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于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為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

符末都成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餃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為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為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熏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

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為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燕賞而作也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為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謂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鴈停樹百丈見游鱗即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李太白嘗游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絶今到興唐游奇蹤更無别枿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回碎明

月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為登覽勝處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訟蔡京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黄經臣監勘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為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於宫禁對左右說及瓘宜名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其如在天之靈何上感頻者久之

建中靖國間既相曾布而名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風臺諫言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還里閈最蚤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彥今觀其表忠彥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徒讒甚煽熾慈聖殊不懌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畧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懽忻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宰執宰執稱賀魏公進曰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諭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等謹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退既下殿富韓公徐曰稚圭茲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翌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宝長卿嘗為予言宣和末親于畿北馬鋪中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愁歎本石仍砌出亂亡基如今應奉歸真宰論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人每有饋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為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本閤分十副餘十副令渠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恥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夸於我前耳

崇寧初苞苴猶未盛至政和間則稍熾矣鄧子常在北門所進山蘋數倍於前緘封華麗觀者駭目江子我有玉延行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桶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霆在餘杭每鵝掌鮓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黼庫中黄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

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尚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亶斥為赤岸監酒稅其後名還有謝啟其間一聯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而亦不免為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為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為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于八達之衢為不悞人也溫公遂止紹聖間章子厚用為中書舍人謝啟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畧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槖出相度河事崇寧初附蔡京名為翰林旋踵丞轄見物論多不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視京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牽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表盡叙京所更張政事以頌聖德其大畧云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徒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遍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寧之孝治真為紹述之聖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為京所切齒而自

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峰與池陽接境在郡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瀹卵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畧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只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為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書可見矣自唐租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

大更張不原其本斂愈重民愈困為害凡十又言變祖宗法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誕謾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又過於開皇子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沉厚有識量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為元勲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也

歐公作畫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祕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于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

世傳珞琭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為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為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為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

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僝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為也俚俗乃以為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蓋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予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獨竊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為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叅告否

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寛報介甫且速出叅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叅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辯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孝寛遂驟用前輩知熈豐事本末者嘗為予言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陵雖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為之游說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異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為地孝寛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阿誰教汝鬼擘口子由無語

蔡新州將貶晁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語罪人況嘗為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雖欲悔之無及矣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葢蘇子容所造也古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為羲和之舊器漢洛下閎東京張平子蔡邕吳王蕃劉耀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為大宗伯于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名姓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叅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籌象因星鑿竅依竅知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歎葢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為成書上之詔藏於秘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為秘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為助子中為言于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無一人敢與此器為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寖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

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畧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為廄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訪其齋則已為馬廄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於壁

曲洧舊聞卷八

曲洧舊聞卷九

宋 朱弁 撰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故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嫻舊其結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罷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畧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已之論也坡天才無施不可而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岳峙淵濬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已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絶塵之歎矣無已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絶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熈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笫之際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葢熈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檿爲身檀爲弭鉄爲鎗鐙銅爲機麻索繫扎絲爲絃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篞有司鋸榆張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

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燕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欵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

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誥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寶臣公弼以爲不可且論其曲折乃止

孫瑜字叙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于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内産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産蔬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充饑蓋前此不聞也

雒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中師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公所惡新法初行中師希司農意指多取寛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爲士論所鄙中師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

命僧守護葬墳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録定州北平縣主簿李竦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竦因開濠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彼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禄其長使自愛重

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内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頗爲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兹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黄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黄岡時爭傳誦惜

不見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絶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僚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閲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蔡寛夫侍郎築室金陵鑿地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間有灰又得朱漆匕箸數十其傍皆甓甓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舊聞其子擇言親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卜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

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返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黄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傚之至有不

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傅崧卿給事以氷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氷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棊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返類啟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黄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闕

歐陽公歸田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遂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所紀述有未廣者因盡删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

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畧皆讕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守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强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近歲有一二少年雖開言猶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尚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甚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流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天象成文云

龐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是日齋成密記其詩後藏其曾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録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者以王文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矧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爲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爲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史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諭使請外官閒局蘇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奪職非守郡則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舊官領祠然纔承議郎所至與人叙位必謹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謁鄉人趙畯朝奉坐未久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叙官張雖辭讓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張基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達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十

宋　朱弁　撰

仇愈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

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鸛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禍及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勅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隲爲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浩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

惟以爲贈官予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綴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

以後皆有之唐以為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為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為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綴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為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為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

太守即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並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為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為狀元矣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歆艷為學者益衆每科舉常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作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與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

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為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而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即領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

時為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潁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諜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即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為言於朝請以年

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爲直方賞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爲高多效之者而不知自有謂也且既已仕矣不磨勘豈足爲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温公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温公爲是言豈害其爲廉讓而更求過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則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令人爲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爲職官四也令爲從事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内金罷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爲榮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國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啟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歆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

舊恬侯家法曾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朗曰此鷄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

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鴿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葢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凡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惇濟曰非師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師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掊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

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予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秘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倨坐對之張九成子韶遽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予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況坐立之間乎世既以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孰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凌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年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禱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尚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

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即位之初以識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吉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

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常衮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向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未怠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汚飲食麄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吕惠穆韓獻肅凡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常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

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卷十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

述異記

舊本題〔梁〕任昉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述異記卷上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述異記

提要

臣等謹案述異記二卷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彦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迹具梁書晁公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為祖沖之所作誤也此書大抵取諸小説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即採徐整三五歷紀其餘精衛諸條採山海經園客諸條採列仙傳龜歷諸條則採拾遺記老桑諸條採異苑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中考昉本傳稱著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

一條云北齊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元年距昉之卒已久昉安得而記之或為後人依托但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鳴埭歌用之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則其書殆亦可資多識也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述異記卷上

梁 任昉 撰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古說盤古氏喜為晴怒為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為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蛇目圓蛟眉連生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嘷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首疫其俗遂為之立祠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奴來反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魦名能熊蚍之精至冬化為雉至春復為蚍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揚州有蚍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鮫布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

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如霜者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先市珊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亡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蚍珠蚍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蚍

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蚍珠賤也玫瑰亦美珠也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鳥誓一名寃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秣龍芻化為龍駒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歷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

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殷為不道走山泣石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階宮禽五色烏化白神木生蓮蓮蒲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

東海畔有孤竹馬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空桑生大野山中為琴瑟之寂者空桑也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馬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會稽山有虞舜廵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廵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為之斑斑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名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為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淮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溺而死化為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千年為應龍

沮渙二水波紋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

灌淝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李斯刻此石

鹿千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為玄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人捕得之有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春復為黃雀雀五百年化為蜃蛤

梓樹之精化為青羊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

則食人蓋恥其類而惡之

獍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濟陽山有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

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

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

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

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

吳既滅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句踐得范蠡

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

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句踐

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句踐貯米於其上舂積

糠為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

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為華表柱石鶴

一隻種即越王句踐之謀臣也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

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

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鉆

鍘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苦菜

甘柚林石壁上鑿兵書十篇菰葑川皆范蠡手植之

定陶有范蠡千斛魚陂木桃園酸棗林梧桐宮在句

容縣傳云吳別館有楸梧成林焉梧子可食古樂府

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平吾君王棄吾

之邦遷於重崗維崗之陽吾王之邦

今宜都有吳王射亭木棠苑木棠果名似梨而甜宜都

七里溪吳王射堂堂之柱礎皆如伏龜袁宏官賦曰

海龜之礎是也

蒼頡墓在北海呼為藏書臺周末發冢得方玉石上刻

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孫通識十二字

瀨鄉石堂有老子篆書道德經五千字蔡邕於其旁以隸書證之

番禺有酸柿甜梅李尤果賦生物賦偏梅甜柿酸

漢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為孝竹羣臣獻孝竹頌

越多橘柚園越人歲多橘稅謂橙橘户吳書闞尚表請除臣之橘籍是也

越中有王氏之橘園胡氏之梅山賀氏之瓜丘吳中有陸家白蓮顧家班竹趙有韓氏之酸棗

中山有楸户掌楸木者楸子為竹器漢書貨殖志千年楸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而實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為

一說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

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裸川海上有裸人鄉

丹陽大姑陵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傳云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

虞氏縣有盧君古塚塚旁柏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甲根勁如銅石

盧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

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人

曰吾當盡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廬陵侯鄉人因為立祠能致風雨

安定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粉水出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謂之粉水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有人縋入得數斛空青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唯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吐綬鳥其身大如鸐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景淑即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即不吐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為石

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置之于座塵埃不入

羊山上有燃石其色黄而文理疎以水沃之便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即復以水沃之

貌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貌乙八反貐翼乳反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迷穀出招摇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

南康樗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一

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過至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入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以置參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向

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真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南方有灾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玉門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石磳子林反千枚名霹靂磳

從春雷而磳減至秋磳盡雷收復生年年如此

宣城蓋山有舒姑泉俗傳有舒氏女與父析薪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其地唯見清泉湛然其母曰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乃涌流

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絶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於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磚

汴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嶲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為菓嶲丘儼反

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成雷也天之申威於此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員嶠山名還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

為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名是介推妹

并州妒女泉婦人不得艷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去聲之君興則見也

和州歷陽淪為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為湖姥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朱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棊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一女採螺為業曾宿此亭夜聞空中風雨聲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啖其肉明日唯有骨存焉故號此亭為螺亭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為地仙

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攬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令以老桑斫之為薪既燃即爛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

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乘燭飈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

范文本日南奴也為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鯉魚欲私食之郎知詰之文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郎至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中就治作兩刀因舉刀向鄣鄣即蕃中山地名也咒曰鯉魚變化治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衆遂推為君

宋武帝微時伐荻於新洲見一大虵長數丈遂射之傷明日復往觀之聞杵臼聲覘見數青衣童子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傅之帝曰何神也童子不答帝叱之皆散收得藥人因名此草為為劉寄奴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猪中者如兎小者如常鼠頭悉白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年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

晉太康中會稽縣蟛蜞及羊皆化為鼠蟛始變者有毛而無肉大食新稻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漢武帝時西方有日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

南金山有獅子禽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鳴時地動

石裂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澈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横公魚夜即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煮之即熟可治邪病

東海郡尉于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云仙人杏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

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大富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即鳴秋分亦鳴似鶗鴂之類也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其木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刳以為舟船

巴東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香即活

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蔓竹為簫管吹之若羣鳳之鳴

魏興錫義山多生微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黄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石勒嘗傭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榦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着樹

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着黃帽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七命文章名也

案消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鑒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為青牛

猿五百歲化為玃玃千歲化為老人

鵲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壽三千歲

鸛千年生胡鬚

虎魚老者為蛟

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古人說羊一名胡鬚郎又名青鳥

周穆王之犬日走千里食虎豹

闔閭搆水精宮尤極珍惟皆出自水府

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勾漏縣有白橘青椒縹杏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元年上虞縣獻二蒂瓜一實二蒂及玉色橘

趙王故城俗呼為麋鹿城

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兵甲將興之兆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鳧藻洲梳洗潭中有望泰山商人望鄉之處

貝宮夫人廟在太一山下云懷元王夫人也廟即其基也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為五鳳州

魏文帝甄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甄后神

述異記卷上

述異記卷下

梁　任昉　撰

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

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縈蒲繫馬蒲至今縈紆

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許

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為龜兒

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秦中大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秦魏地奏亡穀二十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為石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世潁川民家雨金銖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魏世河內冬雨棗

耆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

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柰三株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為鼠李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防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山中有

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曰如拳之李陸士衡果賦曰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豫章之為木生七年而後與衆木有異

漢武帝寶鼎二年立豫章宮於昆明池中作豫章水殿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黄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茹饑人劉備在荆州時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懐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為珠玉是也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謡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黄金

洛中童謡曰雖有千黄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耆舊説桓靈之世汝潁間桑麻為蒿莠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倉有朽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

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為蠱虫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為蠱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宋高祖之初年當晉末饑饉之後即位以來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古説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咸陽山中有神農辨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是也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為藥也

仙藥紫鳳腦千年髑髏是也

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

紫木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蒼梧桂林二郡界今吳中有麝香草似紅蘭而甚芳香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嵎有千步草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間雜貢籍曰南郡貢千步香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日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焉千年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

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翅動搖若將飛奮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上虞縣有石馳步水際謂之步

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

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昉按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

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漢成帝遣將軍王漬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漬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

晉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節遣葬之封義陽公主隣民憐之為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苻堅既為姚萇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為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苻家神也

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王處

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為澤名

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齧之狀湖中

名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碁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葳蕤草一名麗草又呼為女草江浙中呼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為名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為離別草

苔草謂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宣蘚南人呼為姤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

嵇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箴

出海南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蜨而甚氛氳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草也

蓆其一名塞路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蓆其草

戎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

紅蘭花一名大草

寡草特生而不叢

洛陽有芝菡園漢官儀云染園出芝菡供染御服是其處也

紅綬花蔓生如綬有文采因名焉

甘泉宮有木園武帝時園也今俗呼為仙草園出漢魏宮志

蔓園在定陵漢官儀曰蔓園供染綠紋綬小藍曰蔓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

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真定王故園也

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焉

後漢季子長為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為囚像穿地為坎卧木囚於其中祝之正罪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自訴不見其形良久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柱放杖叩首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為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者願

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置肴饌芬芳於帝前前梁上翁及數年少絳衣素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尺餘淩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挾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蜂蜂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矣帝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為長春樹

澄水泉在滄州九視山山下出泉闊百餘步亦名流水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欲渡此泉以瓦鐵為船舫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也

神泉出高密瑯琊郡人或禱祈求之則飛泉湧出清冷而味甘人或汙之則便竭

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多少隨月增減

甜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乃投於陰井中井水遂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臟腑即採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方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云此名蝹史記作媚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栢木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中以防其害也

辰州嵩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謂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

城陽縣城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顧渚山有櫇汝耿反子樹其木如玉色渚人採之以為杖

虵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

南海有水虫名曰筋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筋開甲食則蟹亦出食筋合甲蟹亦還入為筋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西蜀石門山有樹名曰桄榔皮裏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與麵相似因謂之桄榔麵焉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三國時昆明國貢魏瀨金鳥鳥形如雀色常翺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即畏霜雪魏帝乃起溫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吐此金為辟寒金也

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一雄

吳郡魚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項中尚有石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馴狎

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授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為石因號兄弟石

貞山在毗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耳遂葬棺於毗陵因號其葬處為貞山

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即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將着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升於天為神仙晉時人

璅珤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珤出求食故淮海之人

呼為蟹奴

鶴骫故解反剌骫徳宅反耳響則聽遠眼赤則眎遠大毛落叢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脚疎節則多跛也若百六十年變止不食生物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鳳為羣

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言粒者非矣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于世也

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王僧辨嘗為荆南得橘一蔕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育生男子十人沉木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

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為哀牢主

涿光山下置水多鯖鰼之魚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獻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鳴之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林屋洞有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便闕中有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之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為羣不與衆鳥相厠俗云是古之木客化作廬陵即今吉州也

後魏孝昌年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在靈臺南延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犬名后倉銜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為徐君號曰偃王為政而行仁義

相州栖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丸十年不饑故魏文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即此也

河間郡有聖姑祠姑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隣女樵采於溉（苦候反）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為婦故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為水仙願勿憂慮語訖風起而沒于水

鄉人因為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為姑夫

大翮山小翮山在嬀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實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仲捉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着屋間欲共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為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因之赴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為大小翮山嬀州即今幽薊之地

利州義成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遇明月夜即出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

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乃見大虵入

山穴中五丁曳虵山崩五女上山皆化為石

一說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麗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為妻無幾物故遂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徑二丈高五尺同葬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絃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隅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皆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燋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晉世顏含嫂病須與蚺虵膽療之則愈既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曰真虵膽也童子遂化為青鳥飛去

陽羨縣小吏吳龕家在溪南偶一日有掘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龕遂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為

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

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蛟人之室

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俗云越

王渡溪脫履墮櫛於此

荆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

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

歲之後體白如銀棲即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夜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見三

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

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

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

子賜以玉印綬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

為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述異記卷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鄒貽詩

缺 页

西陽雜俎

〔唐〕段成式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酉陽雜俎目録

卷一

忠志　禮異

天咫

卷二

玉格　壺史

卷三

貝編

卷四

境異　喜兆

禍兆　物革

卷五

詭習　怪術

卷六

藝絶　器奇

樂
卷七
酒食　醫
卷八
黥　雷
夢
卷九
事感　盜俠

卷十
物異
卷十一
廣知
卷十二
語資
卷十三
冥跡　尸穸

卷十四
諾臯記上
卷十五
諾臯記下
卷十六
廣動植之一
卷十七
廣動植之二
卷十八
廣動植之三
卷十九
廣動植之四
卷二十
肉攫部
續集
卷一

支諾臯上
卷二
支諾臯中
卷三
支諾臯下
卷四
貶誤
卷五
寺塔記上
卷六
寺塔記下
卷七
金剛經鳩異
卷八
支動
卷九

支植上
卷十
支植下

臣等謹案酉陽襍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卷首成式自序云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十九篇與序不符考語資篇後有云客徵鼠蝨事余戲摭作破蝨錄今無破蝨葢脫去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耳毛晉刋本有酉陽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為三十卷胡應麟筆叢云酉陽襍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于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軼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為十卷俟好事者刻之然則晉所刋本即應麟所裒輯也成式字柯古段文昌之子仕至太常卿史稱其博學彊記多奇篇秘籍是書足以徵之然語多浮誕如謂

馬燧既立勲業常有陶侃之意殊為誕妄至其諾臯記載諸鬼神荒怪之事益無足論矣

盛弘之荆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常于此學因留之梁元帝賦有訪酉陽之逸興語酉陽之名葢本于此其篇名如天咫玉格貝編之類名皆奇僻而諾臯記尤為難解吳曾能改齋漫録以為諾臯太陰神名出葛洪抱朴子然其為成式本意與否亦無可考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酉陽雜俎原序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箕之興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羮史為折俎子為醯醢也炙鶉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説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録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不以此閒録味也

酉陽雜俎卷一

唐 段成式 撰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為製名決波騕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一曰文皇御製十駿名

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 雌雄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繫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撾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筩

上嘗夢曰一作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

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閲内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宫庫舊物也上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黄金為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為師娘為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宫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為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悦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

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宫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鱠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真符寶犧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木湯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脱犀頭匙箸金銀平脱隔餛飩盤　金花獅子瓶　平脱著足疊子　熟線綾接靷　金大腦盤　銀平脱破觚　八角花鳥屏風　銀鑿鏤鐵鎖　帖白一曰檀香牀花　綠白平細背席　繡鵝毛氊兼令瑶令光就宅張設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脱掏魁織錦筐　銀筯籬銀平脱食臺盤　油畫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

脫裝具玉合　金平脫鐵面椀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丈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歷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一曰玄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文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視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緼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玄堂之上以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鬬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

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竝進賢冠生朱衣騎馬單繳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為稍髯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髯色以木為稍刀戟畫絳為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面立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鐘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來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貝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為飾雙瓊佩帶劍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孽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為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

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數十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聟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聟說文云即壻字

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絶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杲三斤以塞牕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聟騎而環車三匝

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躙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機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驩　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壯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韈及鞾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為韈刻龍像銜之或為蝦蟇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閤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於言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

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跪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一曰言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畏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一

酉陽雜俎卷二

唐 段成式 撰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為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為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為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絶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

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一曰究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絶天主死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闕景耀華武陽帶神鋒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峩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數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

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又有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涬獄北嶽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為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黑緑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摭蒙山石副太山摭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寘　東海風刀　電一曰雷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

一曰域一曰地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為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筌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　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白誌見腹名在璚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廻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户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

鍾山白膠　閬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丘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丘餘粮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酷　中央紫蜜

崩岳雷柳　玄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黄藻　炎山夜日　玄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佪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一曰漿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黄　青要女　空青　靈華汎腴　薰陸香　北帝玄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陽起石　流丹白膏　胡粉　亭炅獨生

雞舌香　倒行神骨　戎鹽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黄　石硫黄　陸虎遺生　龍骨　章陽羽玄
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茯苓七白
靈蔬　伏龍李　蘇牙樹　薤白華一名守宅一名家
芝凡二十四名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雌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
飛龜帙　飛黄子經　鹿盧蹻經

含景圖　卧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大隗新芝圖　牽牛經
玉案記　玉珍記　臘成記
丹臺經一曰記　日月廚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黄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一曰經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
神瓊胎宫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
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君在胎
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刼末元
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

入口吞而有孕五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壯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横壠龍顏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内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沈脈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閉或

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晃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叅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劒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千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傅先生入然山七年老

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

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為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慎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向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

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淩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荆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絶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

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

壇上一夕悉化為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遠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勑劍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叅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

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竊垂翼俛咪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

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一曰勤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蘆生初無難色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

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

襆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笑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誡也裴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

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聟賈奕與已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

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為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雘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為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

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謀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

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撲鼻論與僧各食一蔕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從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籐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蹔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勑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頴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斷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斷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一曰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幅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

公筭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朗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

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君太山老師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殮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令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托其夕病鱠而終

王皎一曰畋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鑊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

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卧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羣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

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篤詹走使者本村墜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麄沙數掊挼莎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嘆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為僕僱者曰子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它

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歷中荆州有盧山人常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

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至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

不應因足其户張重簀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户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櫬就轝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甎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

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

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葢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沈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與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酉陽雜俎卷二

酉陽雜俎卷三

唐 段成式 撰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

鬘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陁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瞑衆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天王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箜篌天十地金流河無影山　有影遊一曰隨　烏隨一曰衆　其行處池同其色衆烏說偈白身天　身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柔耎　隨足上下　樂遊戲天　乘鵝殿　寶樹枝葉如殿　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憶念樹

物隨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支一曰女所坐也　衣無經緯　將死者塵着身　馬殿千鵞駕　金剛綖帶　行林隨天所至　衆烏金臆　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皐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冑林甲冑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蓮出摩偷美飲也修一千二百善業者生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頹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二近林蜂一曰絳　離樹三

聽天女歌而出猒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為黃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麤澀又脣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種離垢布施生此天羣鳥青影覆萬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脩羅戰鬬等　三十三天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為帝釋所識等　夜摩天六失壞食劣生慚等　兜率陁天四失壞不樂鵞王說法聲等　化樂天四失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曰五十五脈十三身蟲有毛燈膩血　禪都摩蟲流行血中　善色蟲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根蟲飽則喜　歡喜蟲能見衆

夢又有瘸瘸菁等　賒婆羅人穿脣　馳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羅刹所住眴目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鬱單越雞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王否如鴨音林　麒麟陁樹　迦吱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脩羅鬬傷者於此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即開　拘尼陁樹花見月光即開　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　尸利沙樹足蹈即長　又白龍活鵞旋鼻境界等花瞿陁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大國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　三大林峪鬚等　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髮莊嚴　北洲眼莊嚴　西洲頂腹莊嚴　東洲肩脛莊嚴　生贍部者見白氎生鬱林越見赤氎見母如鵞生瞿陁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氎見母如馬阿脩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

海地下八萬四千有由旬　酒樹　又有樹羣蜂流蜜其色如金　婆羅婆樹其實如瓮四姝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地名月鬘　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　赤目魚正走水行住空主山窟　愛池魚口等黃鬘林鈴毗羅城　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鬼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鬘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唯得食魚捨鵞鬼受此身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六億種　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陁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夭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雷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脩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無記也　團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　黄出死餓鬼　赤業一曰出畜生活地獄
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蟲瓮熱黄
藍花心彌泥魚　排筒
黑繩地獄　旃荼一曰荼劇　畏驚處合地獄上中下笞
銅汁河中身　洋如蘇驚腹火入　割刳處堅鞠一曰
斬炎口夜干一曰于朱誅蟲　鐵蟻　淚火處以佉陀
羅灰致眼中鐍池黿
號叫地獄　髮流火處　火末蟲處四百四痛火厚二百
肘　大號叫地獄　闊廣三居賒口生確蟲火鬢一曰
鬚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　赤樹魚腹苦
燋熱地獄　十二炎處　火生十方及饑渴火也　針
風生龍口中彌泥魚　鑊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
旬　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鬚塊烏處地盆蟲置之鼓
牛鼓出惡聲　千頭龍　阿鼻十六別劇衣裳健破
浣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　死時見身如八歲兒面
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

中晃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之二山遮之鳥口處
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
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令佛寺中
畫地獄變唯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
曾無一據　舊說地獄中蔭牛頭阿傍無情業所感
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器世將壞無
生地獄者　阿脩羅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
池中鬚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正行天頗
梨樹見人行法與非法毗留博天常於此觀之忉利
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
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
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
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
那婆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
所作之善果報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

獄十六隅劇悉見其中夜摩天撫垢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見過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塇影中見欲界罪福及三惡趣言天象異者若有將食肥膩沉水鳥下飛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　昴一曰為首一角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時形如剝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　畢形如笠又屬木祭用鹿肉頗羅墮　觜屬日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　參屬日天姓婆斯絺形如婦

人麞祭用醍醐　井屬日姓同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　鬼屬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胷祭同井柳屬蛇姓祭與參同形如蛇　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　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形祭如井　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　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　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花　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　氐姓多羅尼以花祭　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屬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　尾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　箕屬清淨天姓持又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邏形如人拓石祭如井　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　女屬毘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鳥肉　虛姓同翼形如鳥祭用烏豆汁　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曰心祭以粳米　室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閻浮都迦祭用血　壁姓陁難

闍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　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馬頭祭用大麥　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軫宿生人七步無蛇　角宿生人好嘲戲　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一有事字勝

一千六百剎那為一迦那倍六十名橫呼律多倍三十日為一日夜　夜叉口煙為彗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内帝怪問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窣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城

玄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

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胸臆矣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成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葦荼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丘著函縛屣函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特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衲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為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與其羣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為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且言把棗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大箭不須羽東箱屋急手作法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臓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内使人擊之其聲杳絶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葢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陁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絶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暐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

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迴忽下堦擲其匙筯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揑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甃滑遂激一曰拏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

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晃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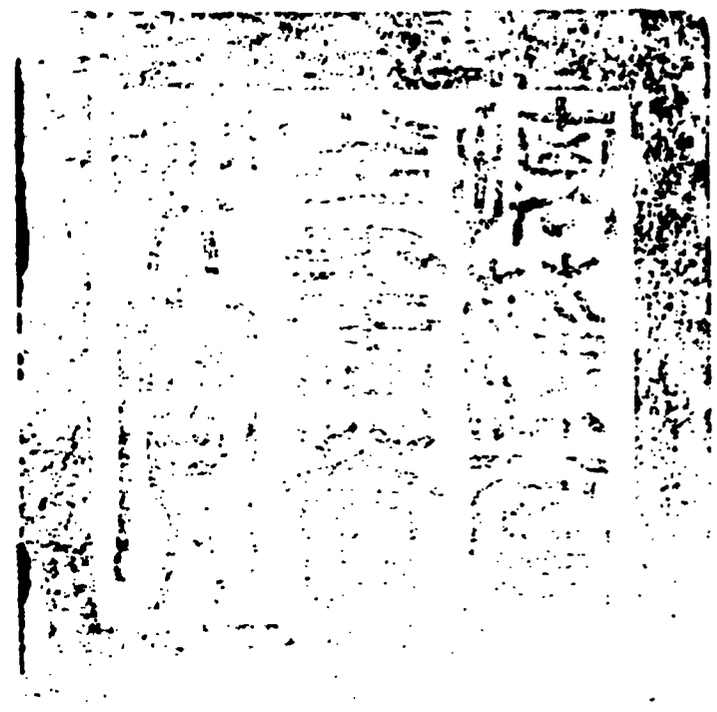
荆州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百塗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伍百從前非愿也伍百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安國寺僧熟地常燒木

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閑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酉陽雜俎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四至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乾隆御覽之寶

酉陽雜俎卷四

唐 段成式 撰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

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獺猳所育為傖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

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尒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絶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嚕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即取呵嚕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嚕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嚕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絶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氊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黄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胄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竪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其耳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為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税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内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

冬不凋落宜牟馬無駞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蹇鼻黄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一千日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

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嶢巖峻險上多猿猿形絶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綵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塼為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為至孝集大氊居中懸衣服綵繪哭祀之

龜茲國元日鬬牛馬馳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

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　四月十五日遊林　五月五日彌勒下生　七月七日祀先祖　九月九日牀撒　十月十日王為獸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　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吏風不改武寧蠻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苧綏嘗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其下其後為象臨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秅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鄱鄱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氊卧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餘尺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

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一曰異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姜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絶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强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

馬

蕭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澣死

物革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耆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為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氷作花如纈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為蓮

酉陽雜俎卷四

酉陽雜俎卷五

唐 段成式 撰

詭習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

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

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覩觀之

怪術

大歷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屹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盛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驟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嗽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鶩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

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唱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節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了了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護杖向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趍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額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

及陜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九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誓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昔老若在何慮遂迎昔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昔大怒乃取飰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飰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胞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潛在荆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拔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壁泥盡濕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黄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黧矣凡三

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剔後
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
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嘔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
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
實歷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以
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
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

名地壘塹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
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
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
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
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
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人能翻葫蘆云
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上覆
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
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蚕塗倉
鼠不食穀以塞塉百鼠種絶
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
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

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
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泝天
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召追命
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
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
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
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馬因責其不

伏應名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絶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

尋得道而去

玄宗既名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盡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閑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忒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

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絶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云請為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五

酉陽雜俎卷六

唐 段成式 撰

藝絶

南朝有姚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别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没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褌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

色不令沈散而已

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荆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寘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項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

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鉤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已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

因發其下得璧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鵞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為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凉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

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驟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為明妃出塞之

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

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為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六

酉陽雜俎卷七

唐 段成式 撰

酒食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為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曷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鬱爲臚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鮇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鮇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

於車螯毋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鮇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鮇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曰糉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珽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購恩加黄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檻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緑罍之中逍遥朱唇之内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兹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獿者

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鬻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黄之蘇　楚苗　挫槽　山

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喝酸而不嚙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薄肥

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鱙翠　擣腴　糜腱　述蕩之擊　旄

象之約　桂蠹　石鰒　河隈之蘇　鞏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鰩　珠翠之珍　菜黄之

鮐　臑鼈　炮羔　臑鳧　蠙臛　御宿青祭一云祭

瓜州紅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會稽之

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穄　南海之

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

菁　楊撟之薑　招摇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

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黄頷臛　醒酒鯖

餻餬餘餳　粔籹　寒具　小蝤　熟蜆　炙糌

蛆子、蟹蛾　葫精　細烏賊　細鰛一曰魚鱗　梨酚

鱉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捩酒　新鯖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椑　青根果　菰首　鯔子

鮑熊蒸　麻胡麥　藏荔支　綠施笋　紫鱔　千

里蓴　鱠曰萬丈蟲足紅綷精細曰萬鑿百鍊　蝿

首如蛆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

梨　行米　丈松　魚鮹　蚶醬　蘇膏　糖頹蝤

子　新烏蝌　蝌膠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

酒　醬醸法　緑鄦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鴿臛　隔冒法　肚銅法　大狛炙　蜀椒炙　路

時腊　綦腊　獺天腊　細麵法　飛麵法　薄演

法　籠上牢丸　湯中牢丸　櫻桃餡蝎餅　阿韓

特餅　凡當餅　兜猪肉　懸熟　杏炙　畫炙

脂血　大扁餳　馬鞍餳　黄醜　白醜　白龍舍

黄龍舍　荆餳　竿炙　羌煑一曰炙　疏餅　餳

餬餅　餅謂之托　或謂之餖飣　餖飣謂之餦餳一曰餳

飽餖謂之餚一曰餚　養餡餡本二字皆從魚　茹嘰食也

膜一曰餃　膜膈脹膰肉也　膘膶一曰鐨　膶膶膜也　膰膶也　格糈粹糗饑也　餩一曰餫　餩膟餩飥餌也

酸酸酮醨醅也　酪胾醇漿也　鍋鹾鑲鹾鹽也

酸齊酸酸醬也

折粟米法　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　乳煑羊胯利法　檳榔詹闊一寸長一寸半胡飠皮

鯉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貫頭置日中書復爲記賫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累積五色堅作道名爲鬬釘　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粉法　湯肢法　沙綦法　甘口法　蔓菁賴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擣蒲形　蒸餅法用大例麪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漤法　腴肉法脾肉法　漪鮎法　治憒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　木耳鱠　漢瓜菹切用骨力豆牙菹　菹菉並乙去法一曰法　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魚菹　肺餅汁又鱠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員天肉腮後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　魚肉凍脛法涤肉酸脛用鯽魚白鯉魴鯸鱖鮫煑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驢作鱸貯反炙肉鱸魚第一白其次巳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庾家樓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餹鑼其色不變

有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烝詐草草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駿駞峯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飠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盆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敕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巵腊禱之所

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一有婆字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法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駞

髑髏沈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鳥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陽雜俎卷七

酉陽雜俎卷八

唐 段成式 撰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强劫一曰弓劒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仗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

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

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蘂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簦轂六百斤石
齧破石栗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
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
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
察使少過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
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
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

伶等即大叫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
人白襴屠蘇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
衄痛若刺骨俄頃出血升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
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撮土若祝可
傳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髏骨數
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
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蓋甚
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
後有事鬼彷彿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黥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
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
偃乃以刀勢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
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崍
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

漲擁腫初無撻痕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
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
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
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
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
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鐵梁灼其兩眼
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蜍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黄星一曰是靨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僛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其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猪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經墨罪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鑿人額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閱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末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爲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廆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顒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驩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嘘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歷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風雨有物墜如獲兩目睒睒衆人驚伏林下倏忽上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

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烏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墜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爲城陽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彭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唫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

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錙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揩髻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彷彿報焉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昝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符一曰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倀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

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又成式姑壻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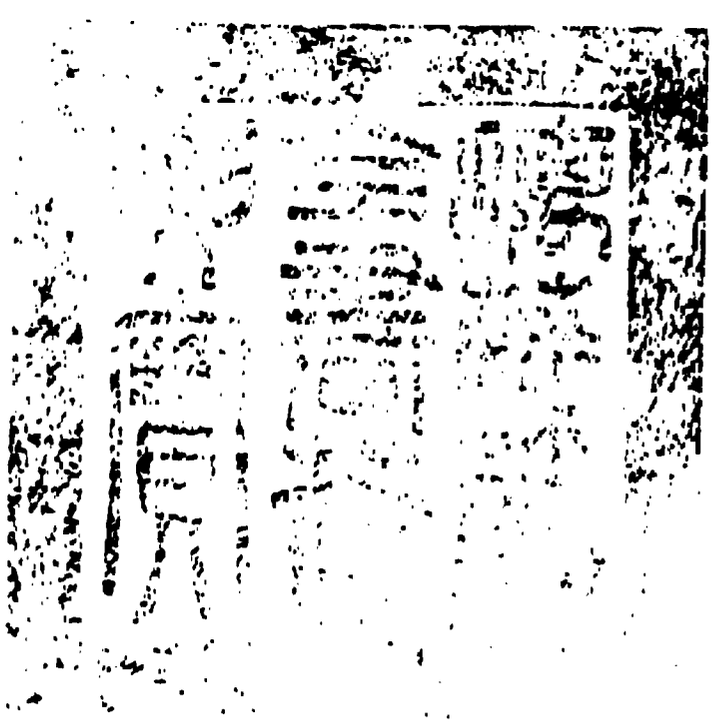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

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楊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鵶之象二人俱卒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謄錄監生臣徐增

酉陽雜俎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乾隆御覽之寶

酉陽雜俎卷九

唐 段成式 撰

事感

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刳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嶋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嶋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嶋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李彦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黄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沈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于境之内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

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沈鈎索一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釣而沈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内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後祀者頗絶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髩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甍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歌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戰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内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

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即令左右撮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筩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鞭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鬚擁劒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規中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

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髭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

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攝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獲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

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

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閒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擦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七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鵒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九

酉陽雜俎卷十

唐 段成式 撰

物異

秦鏡儛漢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號爲照骨實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郍汗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纍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有

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過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駝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篊晉時錢塘有人作篊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篊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

麝臍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臍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真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年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

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

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

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至

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鼓杖含涅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

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

者船人悞以篙觸必患瘧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

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

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

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

以淪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朐䏰一曰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

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菼泉周二丈深一丈駞馬千頭飲之不

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

手板休祐以巳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

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

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

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

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

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眞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螻頂金最上六兩爲一梁有臥螻蛄穴及水臯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膽

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郍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

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絶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淩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石鞾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鞾

石阜石河目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繞

表樹一曰柱

蟣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焉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

辟支佛韡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韡非皮非絲歲久不爛

石馳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馳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毳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泝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為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鼈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鼈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鼈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廚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

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槊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撅得之

甲遼城東有鎖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

網罟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醢石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如綖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止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皰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

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瑩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鹽鐵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骿肋成就云是僬

僥國人

牛黄牛黄在膽中牛有黄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闊四尺赤如闕 每面有六龜子闕 可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闕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兎其色有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戍職于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戍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去後月餘而戍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游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雜俎卷十

唐 段成式 撰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溲器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

芹兩鼻兩蔕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及赤芥一曰芥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葅

莎衣結治蠼螋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着母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皯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

履底　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五一曰丹字卜一曰十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峽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

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虵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歲冰所化也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煑之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世說曰桃瀋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兎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帛書籀書謬一云繆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兎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撼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偽　誥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蝌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一曰填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駄乘書狩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

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羮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

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荆州陟屹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兎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

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笴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凶一曰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曰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眞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壁者可以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

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

搨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十一

酉陽雜俎卷十二

唐 段成式 撰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録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温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黄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

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作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

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烏之一長狐疑鼬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眞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酥酒數器泥

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輦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

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户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户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時一日出

黄甑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肉杌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歴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

崇邃歴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歴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
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
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
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
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
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
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

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
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
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
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
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
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
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
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
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
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
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
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
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
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
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
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
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
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

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録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蠛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絶倫貴公子破産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

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絶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人詣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歐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鋌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

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歷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屹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絶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穀壞牆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

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曰盍起隱几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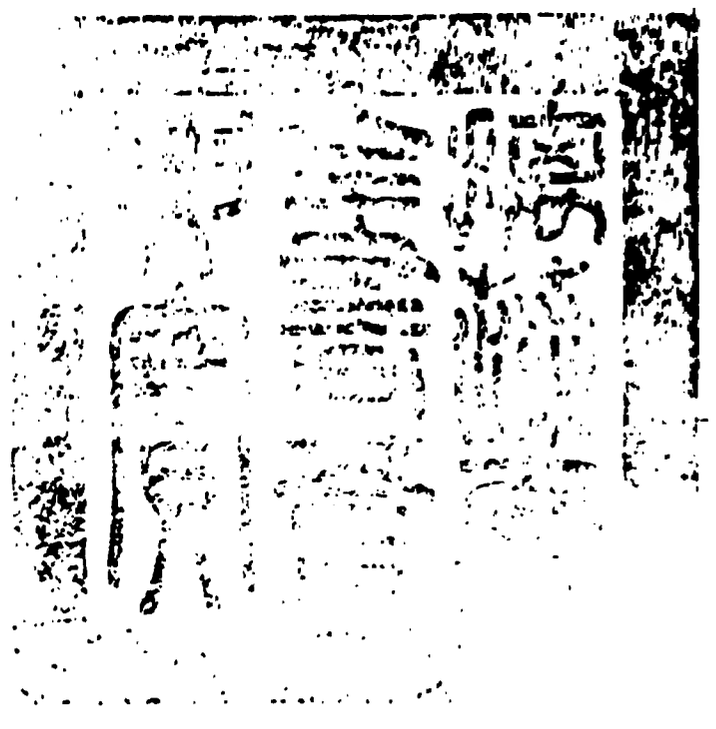
馬僕射一日侍中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即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壻張父成往求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官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女之髮長七尺黑光如

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競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摭其事作破蝨録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墉

酉陽雜俎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　三至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紱

酉陽雜俎卷十三

唐　段成式　撰

冥跡

梁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

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

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謫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届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

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内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頔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敝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淆淆芹芽一曰吐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歲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

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欽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窆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周以來用偁

送亡者又以黃卷蝤錢蒐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轑車車古蔞也蔞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魁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儆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俄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齎鏡奩蓋

熒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綍謳故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壘土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

銅鐶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幰轜車迦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朞已下婦人着𦄂不着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欀吾地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欀也

南朝薨卒贈予者以密應着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冢墓揭祇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杖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

一曰後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言盜發白茅冢棺内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内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裩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絶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十三

酉陽雜俎卷十四

唐 段成式 撰

諾臯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

街談鄙俚輿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為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曰咸即朌彭姑真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為渾激狀如槖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嗜音歌舞實為帝江

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剌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詰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摇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

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

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説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鬼名挺彋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遘　辛丑日鬼名迖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夭遴　辛卯日鬼名慧　酉亟鬼名髮廷迋　厠鬼名頊天竺一曰笙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産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虵鬼名倒石圭一曰屋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兹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内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劒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絲謁王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劒曰吾若不以劒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

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偽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黄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清水宛一曰穴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内黄鋭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壯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郤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

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履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龜一曰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素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娟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

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

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馬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蘂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

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絶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内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

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賣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

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隅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

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嘭然分為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着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畢粮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

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悞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軥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

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

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年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為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為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来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

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為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乃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貸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為將来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揉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為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為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絶

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畏粮鑽火境無遺跬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遥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璽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脰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臭滿一山中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酉陽雜俎卷十四

酉陽雜俎卷十五

唐　段成式　撰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録事者大歴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魚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

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黄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内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加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為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取水

悞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為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

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

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誡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為形稍上者則為佳矣劉許諸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

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室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拜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著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檢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顧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舊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項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

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詧不知所為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濶勢如鏃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

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弃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觜水經注言此狗架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飾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矗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縣神異經作獠一曰操永嘉郡記作山魈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蚣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至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

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烏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烏一曰烏都左腋下有鏡印濶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烏都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為履屧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倉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

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烏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於草中

若不可下當打之數百方肯為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存天狀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

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為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為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

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奥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来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怳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遥望見一門絶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觜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内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宫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

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鍇他答反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即驢矣筆鍇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来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烏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踪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磬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闞司倉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蔕戲與巳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

如舊矣闞為灾祥密令奴持鑊闇擊之正當其腦驩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闞曰爾如此勿悔闞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荆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廁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創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許畢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十五

酉陽雜俎卷十六

唐 段成式 撰

廣動植之一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産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學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鰕鬚蔡謨不識彭蜞劉縚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鳳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分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魴玄魴生靈龜靈龜生庶龜　日馮生玄陽闕玄陽闕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　招摇生程君一曰若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黄應黄生黄華黄華生庶草一曰尾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藻藻生藻藻生浮草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蛣一曰蚍屬卻行虵屬紆行蜻列屬注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

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鯿與鯊魚車螯與移角並相似　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袂　麒麟牡鳴曰逝一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鼈無耳為守神　虎五指為貙　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為蛟龍引飛去水魚二千斤為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東海大魚瞳子大如三斗盎　桃支竹以四寸為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　木蘭去皮不死　荆木心方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兎鴿　江南一曰來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鵂楚鳩所生　騾不滋乳　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蛩為蟣蠓詩義以蟊為螻蛄高誘以乾鵲為蟋蟀　兎吐子　鸕鷀吐雛　爪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蟇　蝦蟇無腸　龜一曰黿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未孕者為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鸛影抱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椰子為越王頭壺樓為杜宇項　鷓鴣鳴曰向南不北逃閭鳴懸壺盧繫項一曰頸豆以二七為族粟累十二為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為瑞　有實曰果又在木曰果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薺葶藶菥蓂為三葉孟夏煞之　烏頭殼外有毛石劫應節生花　木再花夏有

雹李再花秋大霜　木無故叢枝盡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　邑中終歲無烏有寇郡中忽無烏者日烏亡　雞無故自飛去家有蠱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　見蛇交三年死蛇冬見寢室主兵急　人夜卧無故失髻者鼠妖也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黄為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　德及幽隱則比目魚至一曰生　妾媵有制則白燕來巢　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

葛稚川嘗就上林令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弃語曰買魚得鱮不如食茹寧去累世宅不去鬻魚額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得合瀾蠾雖不足豪亦足以高　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草木暉暉蒼黄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黄帝使伶倫制十二篇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来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鸛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　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羣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内銜木為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餘里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　俗候烏飛翅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搆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大歷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隳壞一十五處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為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一曰月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朐班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疋素練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烏山至雉雀来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嗉不食似持一曰特悲者以為義則不煞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目下瞼眨上獨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　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咤岐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為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為犬聲應之

雎鴀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鐶貫之

鵶鶻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下養之

鵶即鴟字相傳鶻生三子一為鵶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鵶腦酒鵶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鳥羣飛食之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蚜蚄蟲延入平州界亦有羣雀食之又開元中具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大歷八年大鳥見武功羣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寸狀類蝙蝠

又邠州有白頭鳥乳鴝鵒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一曰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鸛鶇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鸛鵰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為酒杯

也

菘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鸜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青黄肉翅好食烟見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老鸜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鷄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其形似鴝鵒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似鷺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為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産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鸘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所見寶

歷中國于四門助教史迥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鶬麋鵠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為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黄常翺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碎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碎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碎寒鈿那得帝王憐

背明鳥吳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岢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烏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

鸛鸛狀如鷺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

鵵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鵵鳥形類烏背赤如丹一名赤背烏亦曰阿鵵鳥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瘧唯鵰毛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絶　西域有黑師子捧師子　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瞻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

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畏粮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二寸在兩脇旁皮内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為無官人所媚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能止小兒驚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諳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

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蕢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體名有輸鼠外皃烏頭龍翅虎口　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迴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右脅白毛左右後足白　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峰亦曰雞舌綠袄方言以地黄甘草噉五十歲生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横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甯公所飻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目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為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為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者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强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趣不復移

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嘗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栻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駞性羞木蘭篇明駞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駞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加一伽曰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子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脞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於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竟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狽也

貊澤大如犬其膏宣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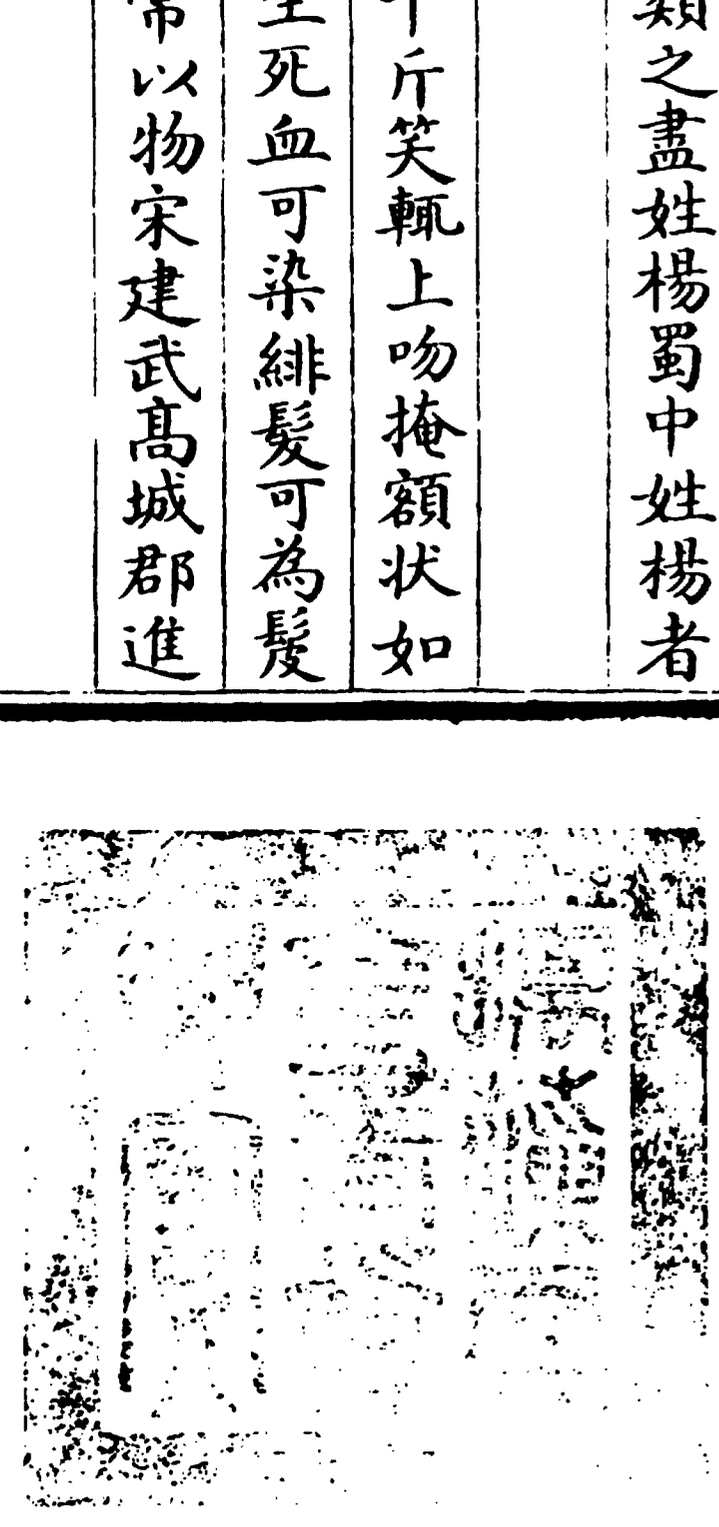
狤猤徼外勃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狤猤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獺其頭身四支了無毛唯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黄瞢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貍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真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為耶矢為希

蜿似黄狗圓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一云處則以草塞其尻



猳猧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猳猧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往往玃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為髮

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以物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鼈身人首炙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　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壇
謄錄監生臣姜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酉陽雜俎卷十七

唐　段成式　撰

廣動植之二

鱗篇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

海中舟人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

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菩提勝說

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槊

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國朝

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鱓公賣者杖六

十言鯉為李也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鯛舊說名河伯度一曰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

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紿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弃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說烏鰂有矸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矸

鰌魚凡諸魚欲產鰌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鰭魚章安縣出出入鰭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類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河伯健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羣蟄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鷲數百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鱉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鱉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為鱉帆成式荆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鱉子醬鱉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

温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温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為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鰽魚濟南郡東北有鰽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為鰽魚焉

瑇瑁蟲不再交者虎鴛與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當雷聲則瘋一曰痢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

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鳳

喙膠也

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

犬肉蟹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氊密

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隨

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鰒奔鰒一名瀾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

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岍上聲如

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

以為候相傳懶婦所化煞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

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

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擁劒一螯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

一螺曰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炙之如牛頭肱項

數丸形似蟛蜞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

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

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一曰翻庄

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

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栖中壞緑裙幅旋化為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為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其来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鋭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一曰虫入穴輙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乂一曰文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三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

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兎尋能以氣吸兎一云大者能以氣吸兎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蠮螉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隅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所呼深知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桿其蓋伺蠅蠖過輙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亂緺中者爾雅謂之王蛅蜴鬼谷子謂之蛅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為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

蛣蜣草中有蛣蜣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觜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常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也

白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斷人心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蔕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磎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為蚕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水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槍水蟲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貟子水蟲也有子多貟之螫人有毒

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鄩嘗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傅之後脚聶之内之尻中

蠍蝎形如蟬其子如蝦着草葉得其子則母飛来就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謝豹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獲坑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栖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　一本云滄州俗呼為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聲唧聊碎車別俗呼為沒鹽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黄襴稍觸則斷嘗趣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矛蛇頭鼈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腫毒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為腊反解毒藥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蠍鼠負蟲巨者多化為蠍蠍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蠍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蠍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為主簿蟲蠍常為蝎所食以跡規之蠍不復去

舊說過滿百為蠍所螫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丸蝨舊說丸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丸蝨惡水銀人有病丸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蝗荆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

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為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十七

酉陽雜俎卷十八

唐 段成式 撰

廣動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鬚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鬚松兩根大財如椀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羅南詔者不別五鬚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在

城東有兩鬚皮不鱗者又有七鬚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鬚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獲一曰獲死曰筋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篣墮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蘭一曰闌隔狀如濕麪將成竹而筍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隕籜後蟲齧處成赤跡似繡畫可愛

棘竹一名笆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為城

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縱横相承狀如繰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為矛筍未成時堪為弩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也

異木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於祕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異樹婁約居常山据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瞻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羣羊異一曰長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黄金色牧羊人竊一將還為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為石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宫内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樟木江東人多取為船船有與蛟龍鬬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絶於洛中　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柿俗謂柿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黄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

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花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為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為奇絶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赤白檉出涼州大者為炭復一曰傷入以灰汁可以煮銅為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

木五香根梅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辦曰楮無曰構

黄楊木性難長世重黄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

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黄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

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戸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果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為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槙即鍾藤也葉大晉安人以為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

蠶薺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兎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来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黄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

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一曰梨婆力义二曰阿濕曷呬婆一曰婆力义西域記謂之畢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為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婆力义漢翻為樹昔中天無憂王剪伐之令事火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至一曰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絶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燋爛後摩竭陁國滿曹王無憂之曽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故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一曰婆力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婆力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婆力义多羅梨一曰多梨貝多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一曰婆力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徽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黄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黄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

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黄可噉

紫鈿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不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鈿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陁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鈿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陁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為阿蔀䩭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緑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蘄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餳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濶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茗穡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緑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齊虛音湯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

西域人壓為油以煮餅菓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為昧履支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令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為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黄色子作朶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蓽撥出摩伽陁國呼為蓽撥梨拂林國呼為阿梨訶咄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戟葉子似桑椹八月採

醋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頂勃梨咄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黄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為忽野簷默拂林呼為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緣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没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研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榛祗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黄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内貴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

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為油甚香滑

阿驛波斯國呼為阿駙拂林呼為底珍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

酉陽雜俎卷十八

酉陽雜俎卷十九

廣動植類之四

唐 段成式 撰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

大歷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 參成芝斷而可續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隱辰芝狀如斗以屋為節以莖為剛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鐶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曰刻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為鳳乘升太極 白符芝大雪而華五德芝如車馬 菌芝如樓 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 羅門山食一曰生石芝得地

仙

蓮石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滷能浮之鴈食之糞落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為蓮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苣初於塼上色如鹽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初改葬碁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卧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藝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

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拳間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韭愧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邪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箕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　大歷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綖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

瓜盡死一蔕不獲

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脚成式曾於荆州有僧遺一斗郢城菱三角而無傷（一曰刺）可以節（一曰挼）莎　芰一名水栗一名蘸茩

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沒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芰仙人

晁伯子常採之

兎絲子多近棘及藿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憓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憓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憓密録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為劉憓草

牡丹前史中無説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説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

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説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琯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来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其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寛容人座唯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朶有一聯詩字色

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朶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黄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絶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

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言若土人所食者合呼為赤箭

蜀葵可以緝為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卧壠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玄造院中有其種　水經云石

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竹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荆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黄白兩暈緑垂裙如鵝鞴一曰鞴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麻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枅臺每念經門生以為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渠下短柱是枏木去地四尺餘有節永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黄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鍱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幹空一曰柄幹通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

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同一曰周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着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人一曰物過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帶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色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事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縈聚之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蒿田在實布之子也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鷦鷯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老鴉瓜籬葉如牛蒡而美子熟時色黑狀如瓜籬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為鴨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支子稍大不成朶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中有之

天芊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尤心草

盆甑草 P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隅味如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若蓬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薯蕷

落迴一曰博落迴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空吹作聲如勃邏迴因名之

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蜱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有韌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元年進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皆向北有大樹雞如梧槌呼為胡孫眼

廬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粟秦人呼為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荆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一曰兩葉狀如駢蓋子如玄珠可以飾珮也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烏蓬葉如烏翅俗呼為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復乾飛鳥觸之墮

走獸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

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

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

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晉時有芳蔬園在墉一曰金墉之東有菜名芸薇類有

三種紫色為上蔬味辛黃色為中蔬味甘青者為下

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

三尺乃植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

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

以手掩烏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　東方朔言為小

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引之令

往此草中隅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因乘泛紅

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劒豆樂浪東有融澤澤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劒橫斜

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

方盛烏鵲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靡以

解也

酉陽雜俎卷十九

酉陽雜俎卷二十

唐 段成式 撰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為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為次時八月下旬為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縱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蟲蟲好食網以蘗防之

有網竿　都杙　吳公　磔竿二　一為鶉竿一為鵠竿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雞木雀鷄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於窠外放巢大鷙恐其墜墮及為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為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兎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菆鷹呼菆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過頂至伏鶉則止從頸下過颺毛至尾則止尾根下毛名颺毛其背毛并兩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籠

鵰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鶻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鶻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鷙擊等一變為鴿二變為鴘轉鶻三變為正鶻自此已後至累變皆為正鶻

白鴿觜爪白者從一變為鴘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縱理翎毛斑節微微有黃色

者一變為鵝則兩翅封上及兩脛之毛間似紫白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鴿合身如雪色眎臆前微微有縱白斑之理理色曖昧如纁觜本之色微帶青白向末漸烏其爪亦同於觜蠟脛並作黃白赤是為上品黃麻色一變為鵝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縱斑漸濶而短鵝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縱理轉就短細漸加

膝上鮮白此為次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鵝此為下品　又有羅烏鴿羅麻鴿鴿一曰鶻

白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為鵝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為灰色臆前縱理變為橫理變色微漠若無脛間仍白至於鵝轉已後其灰色微褐而漸漸向白其嘴爪極黑體上黃鶻斑色微深者一變為青白鵝鵝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為鶻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為淺烏之色一曰目赤色觜爪之本色白　蠟脛並黃當時號為金脚

又高帝一曰高齊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乂獻白兔鷹一聯頭及頂遥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白色之外以黑為緣翅毛亦以白為地紫色節之臆前以白為地微微有纁赤從理眼黃如真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色脛指之色亦黃爪與觜同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為紫理白鵝鵝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滅成白其觜爪極黑者一變為青白鵝鵝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為鵝其色帶黑鵝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為青鵰而微帶灰色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鷃爛堆一曰雌又曰雄黃一變之鵰色如鵞鼈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鵞鼈而色微深大況鷃爛雄黃變色同也

青斑一變為青父鵰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為青白鵰雜帶黑色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赤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鵰其色多黑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褐世人仍名為黑鶻

青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鵰其色帶青黑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黯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為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雄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既同兔鷹更無別述雄鷹一歲臆前縱理濶者世名為鴿斑至後變為鵰鶻之時其臆縱理變作橫理然猶濶大若臆前縱理本細者後變為鵰鶻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鳥而快一名沙裏白生代北沙漠裏荆窠上向鴈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川赤巖裏向虛丘中山白嶋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斑短脛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斑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東房山白楊椵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和

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休巨黑一曰章武合口光州里一曰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土黄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鸐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者

章武飛　白皂鸐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漠北所在皆有生柏枯樹上便鳥向靈丘中山范陽章武飛　青斑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樹上細斑者快向靈丘山范陽飛

鴉鷹茌子青黑者快蜕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若目多眵蜕不淨者已養雛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花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候口内赤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隻立理面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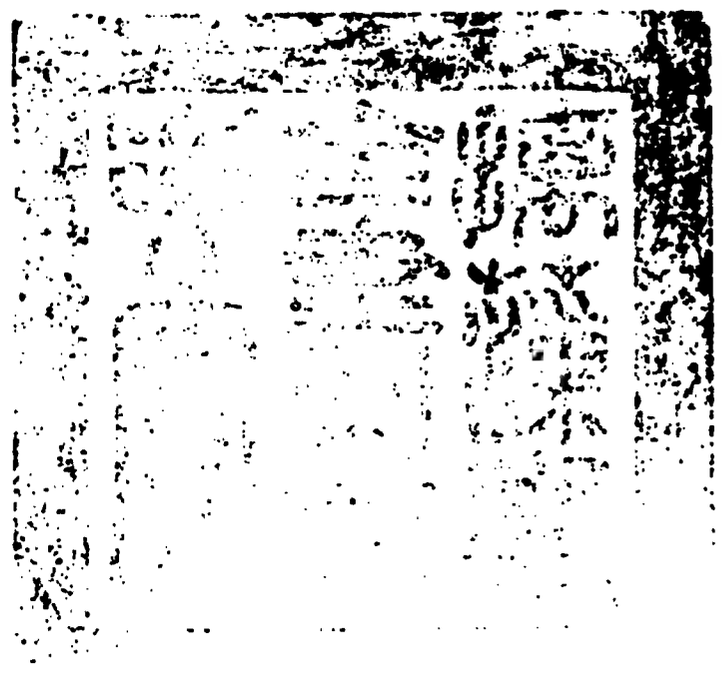
凡鷙鳥飛尤忌錯喉病入乂十無一活汶在咽喉骨前皮裏缺盆骨内膝之下

吸筒以銀鍮為之大如角鷹翅管鷹已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荳汁與白相和者死

凡網損　擺傷　兎蹋傷　鶴兵爪皆為病

酉陽雜俎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姜　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唐　段成式　撰

支諾皐上

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屯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屯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屯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甸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内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屯常守之忽為鳥所折銜去旁屯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没徑黑旁屯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挿於石罅旁屯大喜取

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屯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屯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為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為我築糠一作塘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一作湍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閻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絶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為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釣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為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赬鬐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為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

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樓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麄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為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

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

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為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為祺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為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為際至徵側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為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卧召前袒視左髆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筴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卧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伋門投驛廐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為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鬙髻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弄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為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誓言住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

狗及猫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鵶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鵶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棋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氷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益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寓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為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紿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

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寓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為迎呪禁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繞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為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

犬競驚日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為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鄆州舉其先同塋（一作兄柩）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

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為穴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廁體仆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唵囈不安因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賊稹（一作劉積）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鹽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欹（一作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可盛其下漸濶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為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

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為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稹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韋温為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為校書郎夢滻水中流見二吏賫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項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

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静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麁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絶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怒怒就前誤傷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陜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緑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緑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緑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其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别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别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别乞兒之年妻尚未生

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屨有憤於黔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耳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唐 段成式 撰

支諾皐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内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内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敕勒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横於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穫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

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欻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其妻妻亦卒廼摹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房見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

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為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為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箒井竈王申即日賃衣貰禮為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關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

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録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鬬牛脫其一角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過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為背臂腦冷如氷即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為杉木瀝血升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内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内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録五百人明歷陜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

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髣髴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搐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相傳人將死蟲離身或云取病者蟲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蟲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説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

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葢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録至一處有

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强牽與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典事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録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可令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剉鍼染藍涅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

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黄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敕劍召之後設皿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劍躧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

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
簣喘若鞴囊葢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
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
立於前舉伐折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
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
玩籥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黄與皂
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
先詣瞻為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

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
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
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
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冪巾網獲一
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
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
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

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為
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
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
禮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
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黄羅衣步
虚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
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絶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

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
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即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
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屬其腰肋出之笈纔
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
内每假我舂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京遥
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
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

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箒也

陜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麄皮若茯苓氣似术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茯苓人參术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為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而去宜乎

寳歷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東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山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鏁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為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為虎比因殺人冥

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為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襆內中使靴中仍曰為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襆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

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閤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搖氣袋耳軍將乃舉劈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携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

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羣小兒聚火為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啾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為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即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歇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為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

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滴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處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唐　段成式　撰

支諾皐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癎疾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賁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

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為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

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廻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鋌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濶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

依於嬸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為遣之

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録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魂香

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太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謙蚓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擢鰓貫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碪斬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

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郅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房中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缾覆以木槃視之有髑骨大方隅顏下屬骨兩片長八寸開鑄徹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尼所産因毁之

中書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為曹州刺史令兵馬使

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已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為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寃無訴於獄中纍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一作巨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　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　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絶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紿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諸榻日夕薦

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慶溪所為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媛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盌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

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粉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為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絶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

粧黙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為卜地云合有生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内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絶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為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覩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為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為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為祝禱療以雄黄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虵如堆繒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鈎鏁附苔絡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為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説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

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干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翺等五人為戮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為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為戲以求衣粮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荆州百姓郝惟諒性麄率勇於私鬬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墦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在里餘值一人家室絶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别無親戚為隣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為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為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緡之數如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絶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虵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粮持錫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胼胝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钁斸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即着於釜承瀑敲火煑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飧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

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為客設戲乃處木梟枝投蓋危石猿懸烏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劾步漸趨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冪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羣兒逐之項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項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劾亦歇

秀才田暉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為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為一言其于餽羞猶為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未常自札授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道利皆有楷法

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傚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為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顔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賔客必遣允為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為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為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躭道餌术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緑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多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絶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顔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歌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顔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

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魏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唐　段成式　撰

貶誤

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予因讀坐右方謂之蹙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為繆音謬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為可笑乃録賓語甚誤者著之於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葢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問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

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為詞人所諷然為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為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棊丸於地圓者趣窐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

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益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强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

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其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為方以此藥為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據杜荆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録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

世呼病瘦為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閹傅陵崔諶遲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

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

俗呼滹沱河為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聾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

予讀漢舊儀說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聾為合滄耳也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為熱鐵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

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趂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木虵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猢猻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惡其太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産貰酒少有醒時其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之子無不記者

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黄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没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内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没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葢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强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為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説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為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為木鳶以窺宋城俗説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閹者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檝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檝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然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棊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為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為劇語予為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為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麴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澤瘠且聾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予別著鄭涉好為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為奇語釋氏本行經云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為自然義蓋從此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卧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卧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敘寒温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强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為拜請所欲玄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絶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績取乾飯食之即日上章封罰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績不言之戒父母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為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㡬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

形瓦礫為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劒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劒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為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為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為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

公良久泚頴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並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詣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詣詣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為俗入囂湫處詣微瞑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摽身鳥外詣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自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

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墓將為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

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很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共以為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麞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為麞形自麞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為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為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貙虎眼黃帝欲絶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傅玄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一作微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為愈已於是殺羿予未齔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皐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畧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椀一作枕非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偽周滕州録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箸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罘罳其淺誤也如此禮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列之為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罘罳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黄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予自筮仕已

來凡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梟鏡罘罳事

世說蓐泥為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鶯陶勝力注本草云紫朐輕小者是越鶯朐斑黑聲大者是胡鶯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為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偽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横為横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以寄哀也摯虞初禮一曰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為人用力也

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

人手拳時人効之目為藏鉤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鉤摳者憚黄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烏又今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為戲矣

世說云彈棊始自魏宮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畧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棊用棊二十四以色別貴賤棊絶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棊依六博棊形一云依大棊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鬬餘者思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今録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苟白筆綴頭以紫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令人林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為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其呼扁字與褊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采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今携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毅後擲得稱

今閤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法承之不改

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嚴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

漢殊絶猶奏中嚴外辦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質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宮中祭邪魅及葬窆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絶登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壻為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為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毋蹬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酉陽雜俎續集卷五

唐 段成式 撰

寺塔記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書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録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絶後三年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于故簡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刋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為名新記云優填像總章初為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填在荆

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栴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　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葢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　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賫來者　髮塔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　栴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　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時涸竭至惟寛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　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輭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實歷末

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陁以粉畫壇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左顧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　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墻其形大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筩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壞唯天王不損

辭二十字連句　乘晴入精舍語默想東林盡是忘機侶誰驚息影禽善繼　有松堪繫馬遇鉢更投針記得

湯師句高禪助朗吟 柯古 一雨微塵盡支郎許數過
方同嗅薝蔔不用算多羅 夢復 蛤像二十字連句
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
成 柯古 相好全如梵端倪秖為隋寧同蚌頑惡但與
鷸相持 善繼 聖柱連句上有鐵索跡 天心助興
善聖跡此開陽 柯古 載想雷輪重絙疑電索長 善繼
上衝扶蟬蝀不動束銀鐺 柯古 飢鳥未曾啄乖龍寧
敢藏 善繼

語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 一寶之數無鉤不可
鼎上人 唯猊可伏非駞所堪 柯古 坑中無底跡中無勝
文上人 與馬同渡負猿而行 善繼 色青力劣名香幾重
夢復 尾既出牖身可取興 約上人 六牙生花七支拄地
柯古 形如珂雪力絶羈瑣 善繼 園開脅上河出鼻中
柯古 一醉難調六對曾勝 日高上人
長樂坊安國寺 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 東禪院亦
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釋思道畫
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禪師法空影堂世
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走而死有弟子允嵩
患風常於空室埋一柱鏁之僧難輒愈 佛殿開元
初玄宗拆寢室施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
來未建都時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
寺寺在懐遠坊後為延火所燒唯像獨存法空初移
像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爐
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嘭嘭有聲迸分竟

地為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 利涉塑堂元和中
取其處為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夢一僧形容奇偉
訴曰暴露數日豈聖君意耶及明駕幸驗問如夢即
令移就堂中側施帷帳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
名李岫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
之 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
人

辭紅樓連句隱侯體　重疊碎晴空餘霞更助紅蟾蹤近鵁鶄鳥道接相風善繼　苔靜金輪路雲輕白日宮元和中帝幸此處　壁詩傳謝客詞人陳至題此院詩云藻井尚寒龍跡在紅樓初啟日光通　門牓占休公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為紅樓集　柯古　穗柏連句一院暑難侵莓苔可影深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衿柯古　宿雨香添色殘陽石在陰乘閒動詩思助靜入禪心善繼　題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兩題　靜虛熱際安居夢復　龕燈斂印香除東林賓客西澗圖書檐外垂青豆經中發白蕖縱辯宗因袞袞忘言理事如如柯古竟　泉臺定將入流否鄰笛足疑清梵餘柯古新續　語徵釋門中僻事須對　麋字　莎燈　華綿　象薦昇上人　集鬘地劾殿林柯古夜續不竟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馬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　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

絶諦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闊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　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　華嚴院中鍮鈦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　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篋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甃亂目禄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恒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寶息上柱國真德為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善繼疑外國物

辭吳畫連句　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鬼神如脫壁柯古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夜窓

窣時安知不霹靂善繼此際忽仙子獵獵衣舄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夢復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一作特蒼峭東高泉角睞讋欹側柯古冥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刹那更沈火宅善繼

語各録禪師佳語　蘭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道柯古荆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繼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夢復

題約公院四言脰印火熒熒燈續焰青善繼七俱脰呪四阿含經柯古各録佳語聊事素屏夢復文室安居延賓不扃昇上人

大同坊靈華寺大歷初僧儼講經天雨華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敕改為靈華儼即康藏之師也康本住靖恭里氊曲忽覩光如輪衆人皆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　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内移來畫蹟拙俗　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

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

聖畫堂中構大枋為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畫不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燈照室可閉戶六日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戶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侈此說也堂中有于闐鍮鈺立像甚古　遊目記所説刺柏太和中伐為殿材

辭偶連句　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昇上人清香惹苔蘚忍草雜蘭蓀夢復捷偈飛箱答新詩倚杖論柯古壞幡標古刹聖畫煥崇垣善繼豈慕穿籠鳥難防在牖猿柯古一音唯一性三語更三番善繼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

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猶入神　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蹟不工故止一堵

辭僧房連句　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傳巖蝶閒移忍草蟬曉揭高杉　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莅函井通松底脉書拆洞中緘　善繼　哭小小寫真連句　如生小小真猶自未棲塵　夢復　褕袂將離壁斜柯欲近人　柯古　昔時知出衆清寵占橫陳　善繼　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鄰　夢復　庾樓吹笛裂弘閣賞歌新　柯古　蟬怯折霄步蛾驚半額嚬　善繼　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　柯古　複隴迷村徑重泉隔漢津　夢復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為鱗　善繼　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　柯古

安邑坊玄一作立法寺初居人張頻宅也嘗供養一僧僧

以念法華經為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慙悔不及因捨宅為寺鑄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善繼令徹障登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

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錢起郎中讚　曼殊院東廊大歷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法儗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徵內典中禽事須切對　鷲頭作嶺雞足名山　夢復　孔雀為經鸚鵡語偈　善繼　共命是化入數論貪　柯古　未解出籠豈能獻果　昇上人　鵂居其上鴈墮於前　柯古　巢頂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鶴一作鵠　珠裹認鵝　柯古

徵獸中事須切對　金翅鳥王銀角犢子　柯古　地名鹿苑塔號雀離　善繼　啐啄同時懽愜調伏　昇上人　徵

馬事　加諸楚毒昇上人乾陟善繼馬寶夢復馱經柯古愛馬昇上人紺馬善繼馬麥約食粳柯古鐵馬昇上人先陀和柯古勝步昇上人遊入正路柯古

平康坊菩提寺　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玄畫

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　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睞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汚無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餅甕於兩廡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為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許予以踪跡似不及景公寺畫　中三門內東門塑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工也其側一鬼有靈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　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

冀獲厚贈齋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帕藉一物如朽針長數寸僧歸失望慙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卧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

灰燼耳無血膏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為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束草師

辭書事連句　悉為無事者任被俗流憎夢復客異干時客僧非出院僧柯古遠聞疎牖磬曉辨窓龕燈善繼步觸珠幡響吟窺鉢水澄夢復句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柯古靜裏已馴鴿齋中亦好鷹善繼金塗筆是褧彩溜紙非繒昇上人錫杖已尅鍛田衣從壞縢柯古占牀慙一脅卷箔賴長肱善繼佛日初開照魔天破幾層柯古呪中陳秘計論處正先登善繼勇帶綻綻疑作磁針石危防丘井藤昇上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五

酉陽雜俎續集卷六

唐　段成式　撰

寺塔記下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虢國夫人宅安祿山偽署百官以田乾真為京兆尹取此宅為府後為郭曖駙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為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繡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木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韻詩題此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日月金輪動梅檀碧樹秋塔分鴻鴈翅鐘挂鳳皇樓事因見敕賜衣

徵釋門衣事語須對　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五納三衣善繼慙愧斗藪昇上人壞衣嚴身約上人畜長十日應作三誌入上人雜身四寸掩手兩指柯古璅形刀殘

善繼其形如稻其色如蓮昇上人赤麻白豆若青若黑

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徵詔云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　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蟲蟻又以複素過水有蟲投一井水中號護生井至今涸又鑄銅蟾為息烟燈天下傳之今曼殊院嘗轉經每賜香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尉遲畫下層窗下吳道玄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廷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　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寶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辭中禪師影堂連句　名下固無虛敖曹貌嚴毅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善繼一言當要害忽忽醒諸醉不動須彌山一云不動如須彌多方辨無匱夢復坦率對萬乘偈答無所避爾如毘沙門外形如脫履柯古但以理為量不語怪力事木石摧貢高慈悲引貪恚昇上人當時乏支許何人契深致隨宜詎說三直下開不二

柯古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于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于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

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

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奥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于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匠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辭先天幀讚連句　觀音化身厥形孔怪胞腦淫厲衆魔膜拜善繼指蔓鴻紛牓列區界其事明張何不可解柯古閻河德川大士先天衆像參羅瞰瞰田田夢復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繹浩汗連綿善繼焰摩界戚一作滅洛迦苦霽正念歸依衆眚如篝柯古戾滓可汰癡膜可蛻稽首如空睟容若睇善繼闡提墨尿覩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事徵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呼阿翁善繼呼將軍夢復呼火老柯古五輪磑善繼初施棨戟夢復常卧鹿床柯古長六尺五寸善繼陪葬泰陵夢復詠蓊柯古齒成印善繼上國下國夢復夢鞭柯古呂氏生髭善繼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虵汗烟可懼東廊樹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玄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　萬

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歷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善繼云合是劉銘作銘

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恭帝終此堂雍村一作維村　三門外畫亦皇甫軫跡也金剛舊有靈天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稚齒俊俏常悅西鄰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門有巨虵束之俱卒　佛殿內西座

蕃神甚古質貞元已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于壇而誓相傳當時頗有靈

辭三階院連句　窓窓助堂堂隋人歌槩桑雙弧摧孔雀一矢隕貪狼柯古　百步望雲立九規看月張獲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墻善繼　還似貫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為滅射天狂柯古　絕藝却南牧英聲來鬼方麗龜何足敵殪豕未為長善繼　龍臂勝猿臂星芒起箭芒虛誇絕高鳥垂拱議明堂柯古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錦堂於此重建此寺寺內舊有池下永樂東街數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樹根多露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并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彩象輿羽衛四合街中餘香數日不歇景龍二年又賜真容坐像詔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玄宗在春宮真容也先天二年敕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

修之　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畫跡甚異鬼所執野雞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真畫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尤工　寺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為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冤乃上鐘樓遥啟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因聞之悔懊自服奴竟

無事

辭贈諸上人連句　翻了西天偈燒餘梵宇香撚眉愁俗客支頰背殘陽柯古洲號唯思沃山名秖記匡辯中摧世智定裏破魔强善繼許叡禪心徹湯休詩思長朗吟疎磬斷久語貫珠妨柯古棄興書芭葉閒來入豆房漫題存古壁怪畫匝長廊善繼

事徵釋門古今謎字　爭田書貞字善繼馬兜知伯叔柯古解夢羊負魚夢復問入曰下人善繼塔上書師

子柯古　徵前代闕釋門佳語　何充志大宇宙善繼此子疲于津梁柯古生天在丈人後夢復二何佞于佛善繼問年答小如來五歲柯古答四聲云天寶寺刹夢復菩薩嚬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繼周妻何肉柯古

招國坊崇濟寺寺內有天后織成蛟蛟志作紋龍被襖子及繡衣六事　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辭宣律和尚袈裟絕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尼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底塵飛業相殘善繼

和前云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慙愧斷續猶應護得龍柯古

奇松二十字　杉桂何相疎榆柳方迥屑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柯古半庭苔蘚深吹餘鳴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猶避陰善繼僻徑根從露閒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夢復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風颭一枝道

閒窺別生勢昇上人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惆悵為與澄嵐隔柯古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櫝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辭閒中好　閒中好盡日松為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夢復閒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

面陰柯古閒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肇畫中僧姓支善繼

崇仁一作聖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　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　寺

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　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郢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異一作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莪葵尤佳

塔中藏千部法華經

辭諸畫連句　柏梁體　吳生畫勇矛戟攢柯古出奇變勢千萬端一作出奇騁變勢萬端善繼蒼蒼鬼怪層壁寬夢復

覩之忽忽毛髮寒柯古稜伽之力所疹瘢一作所痺柯古李真周昉優劣難夢復活禽生卉推邊鸞柯古花房嫩彩猶未乾善繼韓幹變態如激湍夢復惜哉壁畫勢未殫柯古後人新畫何汗漫善繼

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身金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　太和中賜白氎黃胯衫　寺墻西朱泚宅事徵　地獄等活約上人八抹洛伽義上人波吒昇上人壞從

獄不生柯古鉛河約上人劍林義上人烊銅昇上人諸上人以予該悉內典請予獨徵無中陰五無間黑繩赤樹火厚二百肘風吹二千年陁陁羅炭鉢頭摩赫護量五十由旬舌長三車賒銅鷲鐵蟻阿鼻十一義九千鉢頭摩如一裘訶麻百年除一晝並柯古

慈恩寺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

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玄以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三藏謂才云檀越平生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析毫藏耳衮衮不窮凡數千言才屈不能領辭屈禮拜　塔西面畫濕耳師子仰摹蟠龍尉遲畫及花子鉢曼殊皆一時絶妙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時常執盧循諸屋壁有變相處輒獻虔祝年無虛月又殿庭大莎羅樹大歷中安西所進其木椿賜此寺四橛橛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種之一株不活

酉陽雜俎續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魏廷勳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續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乾隆御覽之寶

酉陽雜俎續集卷七

唐　段成式　撰

金剛經鳩異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之暮年為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為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于袁事旋發悉為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于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户悉閉忽覺聞開户而入言不

畏者再三若物投案爆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闕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荆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于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日

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張鎰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衙内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于小廳閒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即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即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卧内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

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為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録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

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頂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啟手足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

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潺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

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
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髮
繫橛覆以駞毯一作罽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金
一鋌放光止于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
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
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
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床前

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
對事要君為證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
如毬胞前吏怪其遲荅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
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卧昭
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
大如府城甲士守門馬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
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
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為孔目典合知是

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
存亡昭即欲叅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
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
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
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
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
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
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

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設若干人齋畫某
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
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幞箱經自天而下
住昭前昭取視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
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迴復令昭往一
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
某年改為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
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

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為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巋其迹類惟恭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兹部問靈巋惟恭上人何在靈巋即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迴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

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亦以其跡勉靈巋也

靈巋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為殯葬供養其父母焉

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涔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迴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長慶初荆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蝡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荅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

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荆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歷初一云長慶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為檑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奴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即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為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荆州北

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為賞設庫子

前後為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襆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于妻子鄰人即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

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侄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寃牛一頭訴爾燒畜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

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秖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蠚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

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刼賊事已于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足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歷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于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匿嫌誣之

酉陽雜俎續集卷七

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唐 段成式 撰

支動

北海有木兎類鵂鶹

鼠食鹽則身輕

烏鰂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為戲物

章舉每月三八則多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實于右脚右脚中有齒嚼之方内于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為海朮

獵者不殺豺以財為同聲　又南方惡豺向人作聲

衛公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背似雞身如魚衛公年十一過瞿塘波中覩一物狀如嬰兒有翼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即時不言晚風大起方說

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鯉帶微紅味極美

負朱魚亦絶美每鱗一點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温

蜃身一半已下鱗盡逆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有李肇時為尉向予三從兄說

南中瑇瑁斑點盡糢糊惟振州瑇瑁如舶上者嘗見衛

公先白書上作此瑇瑁字

衛公言鶩警鬼鵂鶹厭火孔雀辟惡

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强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雞實有第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韋絢云巴州兎作貍斑

凡鷙鳥雄小雌大庶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蚓必

齧為兩段纔斷各化為異蟲相似無別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鰍鰍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

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化為蚓

道書以鯉魚多為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庶子張文規

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猪肉也

衛公畫得峽中異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有二

金眼

公又說道書中言麞鹿無魂故可食

予幼時嘗見說郎巾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

予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

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

貧道時為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

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

偶問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于古培

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祐得即令集奴婢

環庭炙之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

器而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牙纔二尺

迭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地埋之號吼

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張帽萬萬

蛇隨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

出西域

潛牛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

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猫目睛莫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
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
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
武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
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
士人往往見之
鼠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
蒼口銳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鼠灾

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虎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
食死人目睛則為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
欲得有蓋無蓋凶
千歲燕齊魯之間謂燕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記云千
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鬚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矣十
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
午日午時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勾足鸜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鬬狀往往墮地
俗取其勾足為媚樂
壁鏡一日江楓亭會衆說單方成式記治壁鏡用白礬
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為膏塗瘡
口即差兼治虵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坐
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虵
大蠍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蠍如琵琶大每出來不

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紅蝙蝠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
呼為紅蝙蝠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
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
處然後各致小闕子巾埋東行陰墻下三日開之即
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
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

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螺蠃今謂之蠮螉也其為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為己子蜂亦如此耳

鯽魚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河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黃紅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紅音烘

螃蟹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名螃蟹其溺甚毒

鄆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劍魚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為名虎魚老則為蛟江中小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金驢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聖龜福州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鏹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為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運粮驢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粮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鄧州卜者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值

物蟄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吉時焉

五更雞影鶩池北有鳴琴苑伺夜雞鳴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更雞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

蝟見虎則跳入虎耳

鷄子兩翅各有複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出獵必多獲

世俗相傳云鴟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為獬豸

獬豸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鬬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鼠膽在肝活取則有

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酉陽雜俎續集卷九

唐 段成式 撰

支植上

衛公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卷上如蘆朶蘂黃葉細

郁提槿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卷心心中抽莖高寸餘

葉端分五瓣如蔕瓣中紫蘂莖上黃葉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蘂花盛發如柿葉蔕稜

出蔣山

溪孫如高粱薑生水中出節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蘇花

作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朶

俱郁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類木

槲出桂州

瘴川花差類海榴五朶簇生葉狹長重沓承于花底色

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轡嶺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溪邛

州亦有

壯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脉如筆跡花蔕葉三瓣瓣

端分為兩岐其表色淺黃近岐淺紅色花六瓣色白

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為朶其簇一蘂蘂如蓮房色如退紅出温州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如慎火草出丹陽山

中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花色白心黃六瓣出船上

南安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

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三賴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藥中最切

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耐日

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

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長一尺

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帶簇開視一曰規日如槿紅色

春秋皆發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春秋

皆發

衛公又言衡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录知江

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墻隙植薔薇枝而已

衛公言有蜀花鳥圖草花有金粟石闕水禮獨角將軍

藥管石闕葉甚奇根似椒葉大凡木脉皆一脊惟桂

葉三脊近見菝葜亦三脊

蓴根羹之絶美江東謂之蓴龜

王旻言蘿蔔一曰蔔根莖並生熟俱凉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為桑槿

金松葉似麥門冬葉中一縷如金綖出浙東台州尤多

衛公言迴紇草鼓如鼓及難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又青州防風子可亂畢撥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衛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柳渾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

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校幾多

成式又嘗見衛公圖中有馮紹正雖圖當時已畫牡

丹矣

衛公莊上舊有同心蒂木芙蓉

衛公言金錢花損眼

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

其樹絶大有環數夫臂者

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東都勝境有三溪今張文規莊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瘿

今大如李

麻黄蓂瑞開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柏及暮秋葉上斂俗呼合掌柏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碩又言常廬潘云衡山石名懷三色石柟花衡山石柟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

處士鄭又玄云閩中多佛桑樹樹枝葉如桑唯條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紅者

獨桓樹頓丘南應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桓樹

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横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為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魚甲松洛中有魚甲松

酉陽雜俎續集卷九

酉陽雜俎續集卷十

唐 段成式 撰

支植下

青楊木出峽中為牀卧之無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郵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

陰蜀人呼為楷木

古文柱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色綾木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為枕呼為色綾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

黝木節似蟲獸可以為鞭

桄榔樹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峰頭生葉有麵大者出麵百斛以牛乳嗽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令畫工寫松必數枝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汎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為河泊下材

交讓木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敷榮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

三枝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二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喋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毗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

競取此木為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

醋心樹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于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處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為女草江湖中呼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為名

山茶花山茶葉似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緋十二月開

異木花衛公嘗獲異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歲發花唯木蘭

王母桃洛陽華林園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栝蔞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園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榛子二年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東荒栗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

猴栗李衛公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漸栗形如素核

儋崖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儋崖瓠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童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大如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觔得千歲也

石髮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塞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縣破岡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簟莖及蓋黄白色其下淺紅盡為過僧所食云美倍諸菌

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紅色者

東宫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為司諫都尉東有蕪地西鄰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

楓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燒之香馥

酉陽雜俎續集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志聞記俎
夫物舊雜
潛衍并
博陽
曲述酉

66

吉林人民出版社